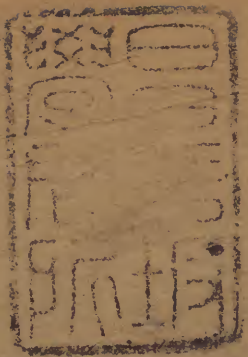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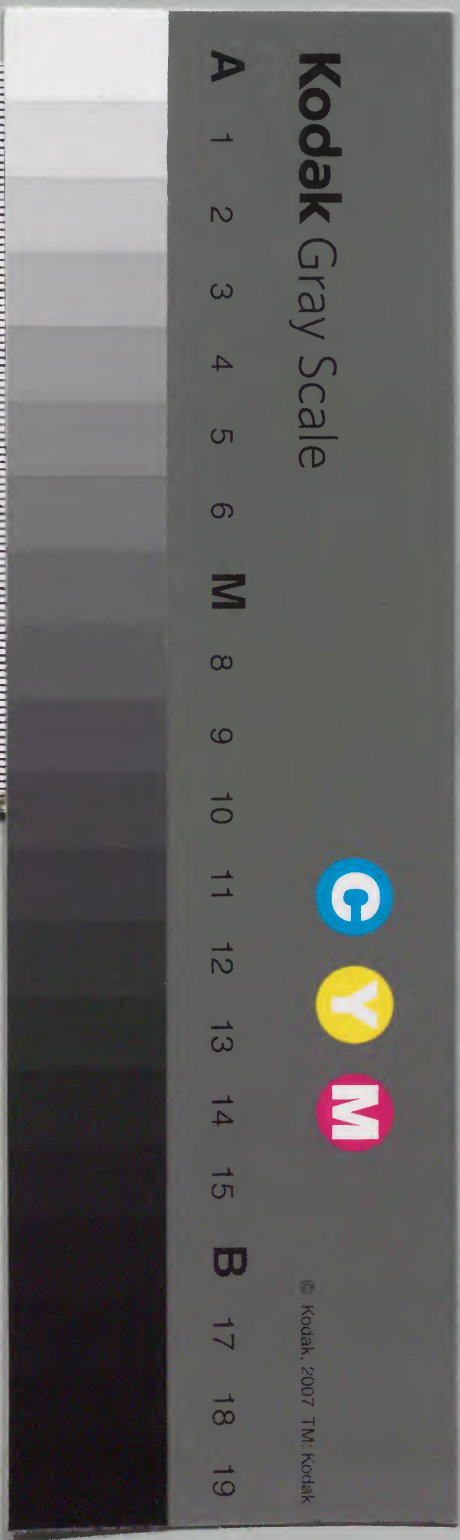
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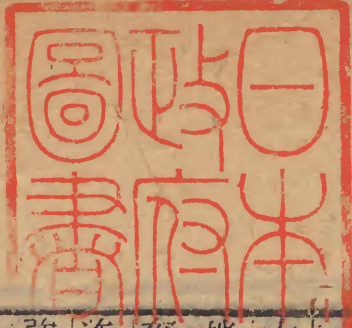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四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0
冊數	20 (18)
函號	297 40

共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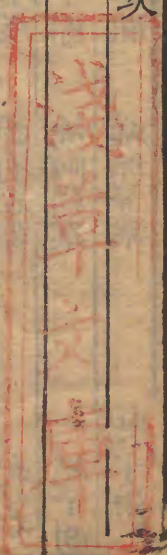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七目次

判語

盜情一 判盜



大盜既獲事

倪伯屏

大盜橫劫事

文燈崖

地方大盜事

陳臥子

首盜事

文燈崖

卒獲真盜事

文燈崖

劫殺事

許檄彩

盜情事

毛錦來

卒獲大盜事

朱盾望

強盜劫財傷人事

劉耀薇

竊盜事

劉耀薇

劫殺商命事

文燈崖

盜劫事

席覺海

捕斃真盜事

紀光甫

山寇屢肆焚劫事

盧山斗

卒獲賊犯事

盧山斗

盜情二 竊盜

資治新書二集 卷十七目次

文七五

地方事

陳大亨

猪八戒案

蔡蓮西

盜情三 竊盜

阮應科案

紀子湘

前讞批詞

趙君鄰

盜情四

盜屬口盜賊家屬也

公首事

王望如

盜情五 平反矜疑

賊情事

毛錦來

前事

毛錦來

盜情事

毛錦來

窩盜事

王且復

大盜事

朱周望

申報拏獲等事

毛錦來

燭冤劈枉事

王且復

劉有公案

紀子湘

楊柯春案

紀子湘

沈阿福案

紀子湘

楊烏皮案

紀子湘

羅保等案

紀子湘

竊獲洋盜事

范正

盜情六 誣良為盜

大盜劫殺事

陳大亨

大盜不法等事

王鼎臣

夥兵抄殺事

李石巷

奸違復盜事

楊玉衡

常屬劫盜事

楊玉衡

潘起元案

紀子湘

沈名賢案

紀子湘

烏冤抄詐事

王望如

號救局夫等事

王鼎臣

申報事

王鼎臣

昌克旂兵等事

王鼎臣

馮慎始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七

湖上笠翁李

漁菟軒

婿沈心友伯訂

盜情一劫盜

大盜既獲事

蘇州倪伯屏嘉興人

審得張三鬍子之為盜可謂極惡窮兇無慝不備者矣。其劫王戩穀之家。既已席捲其貲。又復面姦其妾。猶未已也。乃以乳哺纏身。淫不得遂。竟手刃其三歲之兒。使宗祧不絕。如綫者。而今斬矣。最可恨者。戩穀長跪乞憐。願以身代。而淫賊終莫之許。杜氏以奪兒之故。臂亦受傷。是一部律文。其間所載諸重辟。悉為張三鬍子一人所有。區區一斬。烏足以蔽此四之罪。

之萬一哉。暮劫而朝擒。且擒之。之刻轟雷驟起。暴雨如傾。天亦怒之。至矣。所恨同劫之賊。止獲四人。不得一網羅盡。悉正藁街之誅。以大愜人心之爲快耳。隨劫隨獲。賊宜悉存。奈何尙少金冠銀鐔等物。四人之中。張三鬍子。雖屬渠魁。而糾贖上盜者。悉屬陳三等。是宜留此三人。以證將來繼獲之盜。若張三鬍子者。是宜急正典刑。俾戩穀夫婦。盪其肉而食之。庶人心爲之稍快耳。

大盜橫劫事

嘉興文燈巖 諱德翼 江右人

鍾二等一案。殆綠林之奇局也。彼何人斯。固治倉公之術者耳。無懸壺遯身之訣。有匿奸管窟之才。至盜

魁王觀吾者。其初衣冠輿蓋。自稱把總也。似貴客。能詩能畫。出入于名公鉅卿之門也。似清客。善談黃白。欲假爐竈之術以濟人也。又似羽客。嗚呼。孰知其爲豪客也。耶。且以武舉陶天宇爲手足。以學究陳爾符爲腹心。三人成姦。而詭秘之謀。不難造矣。更有鋸木之萬一遊手之王彩。投宦之姜君錫等。爲之爪牙。諸醜畢聚。有不擇人而噬者乎。故初試之劉君珮家。再試之錢宦家。未已也。李臣劉萬里。一夜兩家分黨合劫。而富室爲之空矣。王觀吾神於盜者也。指揮諸夥。收得阿堵衣物。聚而不分。以待其變。蓋以一盜用諸盜。而諸盜不知爲一盜用也。迨事一敗。則觀吾飽饜。

以去不知南胡北越之何之也故諸犯賊雖無多而情已輸實雖元兇未獲其能免于駢斬之律乎

地方大盜事

紹興陳卧子諱子龍司李松江人

盜犯朱魁係揚州寶應人同黨五人劫張奇被捕快鮑學沈卿等獲於東關之白丁橋其五人以度橋逸去徐文殿後而橋忽斷遂被獲送縣一鞠而成招絕無猶豫從來盜案未有直截痛快如此招者矣其致憲臺再加詳勘之批者止以同夥五人之姓名未供出之故乃今細詢徐文輸服質對并未加刑自供彼緣販魚折本自杭歸揚途遇慣盜李二銘引其初止說穿牆不意為此橫舉賊証兩確一死何辭但同夥

五人俱係傾蓋相逢乍時其事其實不知姓名惟識李二南京人面麻身黑而長此渠魁也一姓陳紹興人蒙眼流淚一喚王二似杭州人光面而有黃鬚一姓金不知名一揚州人并不知姓惟獲李二則五人可立辨矣據口供是強非竊已成鐵案再無疑義至赴救受傷之沈爾鉉係異鄉人已經徙去不可驗然此案亦不俟傷人始決也朱魁自以為不免天地鬼神共聞斯語

首盜事

嘉興文燈巖諱德翼司李江右人

采五郭四孫國正王八等之為強真強也其共窩于郭少竹之家真窩也方徽商朱星買布于王君茂家



五等明火執杖且戈逐朱星而後捲其布及衣囊焉
以去然諸盜不獲于官而獲于首故未得其器而得
其賊賊多難掩器忌易藏故也郭四之已追十五疋
五八之僅追一疋皆有朱星印號在焉孫國正自供
廿五疋俱花費訖采五則供廿五疋寄在倪松泉家
夫倪松泉者平湖之良民倪文也鶴髮蛇形望而知
其不為非者素不與采五借面乃捕蔡文贖之供以
詐利今文已另訪姑不罪之若二盜賊雖未起不刑
自供皆強之至確者矣少竹真窩且供上盜其子守
賢應無獨豁之理乃僅十五歲一小豎子也縣豁以
私念其不知情以示罪人不辜之義真克允也王八

為捕大索遇于楊紹涇之門非獲于楊紹涇之家也
且一盜原無二窩郭少竹而既窩矣奈何又併楊紹
涇而株連之應豁

拿獲真盜事

文燈巖

顧阿虎之從陳文憲以為盜至于再至于三矣據供
以古廟之病丐為文憲誤引入舟以致此然使曩時
安食甲田院不飲盜泉水則三木何至囊虎頭哉既
混淆濁亂于非類中賊已分而復化即欲以入盜稍
後而寬之然虎雖近馴不能縱之出柙也斷獄者但
問盜之真不真不問賊之費不費假使賊費而徒滅
死則當還者物色之先孰不思滅其踪響以冀偷生



子萬一哉。惟諸盜奄奄圖土而虎尚號號福堂無有
証在故得逞牙以辯耳。且原捕沈卿升談虎色變之
人乎論如律以俟憲令。至若錢木高誤市稀微之賊
以不知情不坐嗟乎阿虎以身一入盜雖無寸賊而
不敢援滅等之條益慎盜以爲地方計也。

劫殺事

婺州許檄彩 常熟人

徐十漢等之劫盧方舟也。乘其服闋薦親盡延僧道
二教。建水陸道場齋散漏深。人方倦卧。遂火械闔門
盡祛其篋。併黃冠緇流之法器而空之。竟鋒亦孔熾
矣。及其俄分。賊物盡醉呼盧。一旦而就縛者七人。僧
誘佛氏之靈道贊真人之力。而不知爲天網之無漏。

國法之難逃也。如律駢斬。均難置喙。惟余三保分銀
二兩。今已花銷。藉口待脫。然各盜齊供。上盜有據。秋
刑緩死。其本犯確供。

盜情事

平陽毛錦來 新昌人

從來劇盜之漏網也。多因事後緝獲。盜首誅凶。未經
面質。以致事久案沉。遂滋狡辯。比比然也。茲如劇賊
張洪。原係同州長安屯人。初爲盜於秦之郃陽。打劫
范家堡。爲賊首。王進才。供出。此則太洪兩縣會審。據
張洪自吐之口。供在案也。旋蒙部院咨行秦省。查其
原案犯事情罪。據該縣回稱。洪於十二年內。同夥賊
行劫馮長年。驟馬行。至澄城縣地方。被防兵盤獲。申

解各院駁審在案。此則邵陽縣之回文可據也。又守東道行文潼關衛，查收張洪父母妻子着落。則又據本衛本屯結稱，張洪從幼在外踪跡詭秘，止遺七旬老母行乞在廟，從不歸家養贍。夫母猶不顧自幼在外，何爲耶？此則本貫之來歷可考也。且當吳亂芳初獲之時，而卽供張洪領糧偵探，此則叛逆渠魁之初供。屹若山立者也。又據平陽府詳查吳亂芳盜案原卷，除亂芳供扳之外，又有奸細李成曾供張洪領賊一百二十餘人，此又其姓名事實。錯見雜出於諸賊口中者也。卽累審之下，據洪自供，每月領受亂芳糧銀四兩，在河上積聚消息，進進招承，從無異說。則是

洪之懸首藁街，較之亂芳猶恨晚耳。夫何案久奸生一則詭詐於按台出巡之日，再則狡逞於本司親鞫之時。支離閃爍，意圖倖生。又安得不致疑于部院有事屬涉枉之駁耶？職再加研勘，據洪狡口，謂不識亂芳，然不知亂芳當日何以獨識張洪也。洪又謂必得亂芳面質死也，甘心則是亂芳一日不復生，則張洪一日不可死矣。欲求藁街之死鬼來與生囚作証，然後服辜，卽三尺之童亦莫之聽而欲以此愚問官乎。且旣曰不識亂芳一面，又曰止憑一句讐言，定我這等大罪，正不知未經識面之人何自而有讐也。卽此一言自相矛盾，不幾藏頭而露尾乎。及詢亂芳與汝

係何警隙。則又低頭莫措一語。始知理屈而詞窮矣。夫以踪跡詭秘之入。拋家棄母。爲非於外。累次大盜。供拔到處犯案。山積若謂亂芳之事可疑。豈曩時打劫范家堡。賊首王進才之供。亦無據耶。豈後來打劫驟馬行。澄城縣之申解。亦涉虛耶。豈平垣營捉獲奸細之供。亦爲有讐面陷害耶。層見叠出。不一而足。雖有成湯周文之仁。不能爲之祝網而泣罪矣。總之劇賊久羈獄底。供扳之盜首已亡。倖生之弊實日出刑之則唯唯。招承寬之則曉曉。其辯誠有如本司所云。事久計生者也。合照原招。實非涉在。

拏獲大盜事

廣信 節推 朱周望 諱在錦 上海人

覆審得周三吉鄭喜等伏戎竊劫。後追三年連劫七家。手刃二命。砍傷吳仁宇父子。燒燬祝幹庄房。事敗被獲。起出刀甲二件。賊証鑿鑿。律斬何疑。今以餘盜姓名有漏。與初招人數不符。賊僅牛衣等物。又花費難追。重蒙駁訊。職敢不知詳以絕冤。徒之狡辯。展將各盜反覆刑推。堅稱縣供多人。原係烏合。既去之後。各鳥獸散。委未道姓通名。細核該縣原詳。亦無實指。若必窮究。必致妄扳。合應就案結案。細查事主。俱係鄉農。所告賊物本無珍貴。其衣被等件。追出者。事主認領。餘供花費且盜牛。必供刀俎。必貨遠方。從無養待追之理。惟別盜無主。耕牛一頭。現存官賣。查例

駭証明白。賦雖花費。罪亦不宥。周三吉等仍照前招。逃犯獲日另結。

強盜劫財傷人事

駭語

甘肅

巡撫劉耀薇

謹定人

凡人少而無克器。謂之搶奪。律載甚明。李二一案。人賊俱係失主拏獲。盜情逼真。初審親供。駭賊四人。即失主亦供四賊狡餽。咬扳將誰欺掩。當日弓刀馬匹。失主供之甚真。其未經追獲者。彼積賊正恃狡頑。欲留今日之辨。竇耳。承勘官但圖草草了事。希結緝盜之案。獨不思既無克器。董鳳字耳邊刀砍。憑何中傷。看語云。賊帽公共之物。難執為失主之物。本官更何所據。而知非失主之物。豈當日親炙之不真。而今日

懸揣之反確耶。仰速秉公確審。如律繳。

竊盜事

駭語 劉耀薇

賊至七名。已成大盜。據稱抹臉殊非鼠竊之形。地方官疎玩之咎難辭矣。且於十一月內行劫。靖遠距涼不遠。何無隻字相聞。直致本院訪確嚴查。於今歲正月。初七日始據該協。輕描淡寫。漫然呈報。該道廳衛。仍若罔聞。果未之有聞乎。抑有心諱盜乎。隱匿不報。恐難為各官解也。仰道一面將見獲各盜。究審通報。一面先查被盜處。所在城在。閱被盜之情。是竊是強。所劫之物。確係若干。行劫者。的係何營兵丁。賊未發。審何便致病。併將前後玩隱情由。及各官職名。限文

到五日內具揭詳報以憑酌奪毋得徇緩縲

劫殺商命事

嘉興文燈巖 江西南西人

吳慶孫與監故龔士忠等之謀死孤商沈太也泊之野岸棄彼中流互執棍篙共捲貨貨黑夜寧辨舟中之敵白晝難招江上之魂所賴人謀不減天網弗漏忽三尺之童爲易背吝五包之鯨而弗予百計牢籠一朝敗露豈真吳阿曾之抱贓出首歟殆沈太之冤魂未泯托形而自訴者也龔士忠雖經鬼殺秦應芳尙作人妖一息尙存太目難瞑倘能起死者于水國或可放生者于圓罪恨不立剗此囚尙何嗷嗷攻辯

盜劫事

九江席覺海 清江人

覆審得強盜劫一亦足以死况再劫乎劫盜得財卽足以死况兇殺乎如湖口大盜一案劉啓文主之游繼孟余光佐劉啓滿奴之問劫財則趙文君爲之席捲問傷主則熊德化爲之御冤問殺人則方和尚爲之夜泣業經數審盜真擬斬夫復何疑至于喻拐子並徐忠者躍治無良包藏禍心如受札列街招搖散布令人不可易視真盛世之戮民也哉汪恒可高習之雖未身入不善甘心受札而慝忍不首形跡偶涉難逃誅心之法也均配不枉覆審與前招無異合照案發落餘免供

捕勦真盜事

紹興紀光甫 清苑人

覆審得勞九之論斬也以得財論不問其分賊否也
周瑞龍既已失財則羣盜之賊卽勞九之賊勞九之
論臬也以殺人論不問其下手否也周瑞龍既已見
殺則羣盜之下手卽勞九之下手查律有皆斬之文
皆也者不分首從之謂也故刑官屢爲解網而終不
可得至蕭四一犯必待王善長就擒之日叛案已定
然後律以謀叛爲從之條今善長之爲叛爲盜尙無
定論蕭四似難遽從重擬況今善長漏網逃生併不
顧其妻孥又何有於蕭四故不得不以徒結此案若
必繫之園扉以俟善長之獲則此犯終化獄鱗不若
以三字定案早殺之爲愈也

山寇屢肆焚劫等事

廣東總督盧山斗

數十餘賊焚殺公行而猶謂鼠竊狗偷隱而不報該
地文武可謂視民猶菅惜墨如金者矣查翼城失事
尙有白馬村房曹公堡兩處而止云賊攻南常且無
傷人失馬將誰欺乎胡某諱賊匿報已經題奏仰候
部覆行仍通行嚴飭無再違玩取咎繳

拿獲賊犯事

據詳雷起春等供無持帶兇器豈有空拳徒步而反
奪馬上之弓矢者乎事關大盜必得失王對質方成
定案何竟憑狡賊之口而議從寬政也仰道速提姚
應元確審另報



盜情二 竊盜

地方事

看得左某一無賴博徒也。賭輸債急。而出於穿窬。乘趙道夜出。遂隱身潛入。竊其衣帽數物。而出衣被質之典舖。手持帽襪。明貨於市。當遇趙道。識認。並搜獲當票。取出衣被。一一皆道物也。賊真矣。某亦供吐無諱矣。第嘗賊市上。暮竊朝擒。觀其行徑。是尚未得偷兒三昧者。既非慣竊。亦無夥黨。科賊擬杖。律例允符。
江寧太守陳大亨 謹開虞
真定太守蔡蓮珩 謹開虞

豬八戒案

看得李豬八戒者。本無牛鬼蛇神之技。妄作雞鳴狗盜之雄。其竊趙建圖家。初願不奢。止窺其益。有餘粟已耳。及見瓶壘聲懸。怒貧却凌。帶便而探。其曲突亦可謂無聊之極。思矣。詎意良賈深藏。反致多金之攫。不可謂非意外之遭也。屢判已明。刺杖不枉。趙建科聞聲驚覺。登屋拋磚。原為驅此鼠竊。乃因八戒既獲。而遂張大其詞。飾為救援強劫。則甚詞矣。夫盜既入室。而主尚酣眠。此非是竊非強之左券乎。張名旺等借端嚇財。滿杖不枉。

盜情三 窩盜

阮應科等案

查得盜犯任大忠。阮阿黑。乃玉山大盜。周欽貴之黨也。順治十三年。為紹興施知府拿獲。究其來踪去跡。

杭州 司李 紀子湘 謹 文安人

供有同賊屠王兔王善長次子曾歇飯舖阮應科李相三家喫飯而去大忠弓箭寄放張清八十一駱承宇屋內該府審擬二犯斬罪應科相三實非識認知情隨行保釋張清八十一等嚴緝另結呈解撫院陳批司覆核繼而大忠阿黑相繼病故張清八十一據縣申稱遍里搜查並無其人駱承字年老傭丐在外于順治四年十一月間呈奉前司毛駁批嚴緝確訊尙未結案今職細閱原詳首盜久已斃獄張清八十一縣覆無人駱承字久丐無踪該縣節經結覆止餘阮應科李相三之名淹留在案久而未結是此番大獄不爲大忠阿黑而設反爲應科相三而設矣查二

人原開飯舖往來投歇者賢愚不等豈止屠王兔等二犯亦何能識其爲盜拒而不留既留矣又有所據而執之送官乎則二犯自屬無辜事經八載猶然拖累勢必爲大忠阿黑之續而後已也相應呈請憲臺速行銷案

前諭批詞

浙江總督趙君鄰謹延臣

正盜已故張清八十一又無其人則開張飯舖之阮應科李相三其爲無辜明矣監禁八載抱屈無伸若非該廳奉齊積案細心檢閱焉知二命不終斃獄底乎如詳卽日省釋通報按察司銷案仍候撫部院批示行繳

盜情四 盜屬○賊盜家屬也

公首事

衡州 王望如 諱仕雲 正寧人

審看得易國王之為盜。前後歷審。雖云喊真。證確。然據國王自供。每每堅詞。致辨。正在推敲。出入。而本犯忽報。庚斃矣。既得結案。又得具題。編查律例。從無盜案未結。而妻子人官變價一條。蓋盜犯尚未題明。不便罪及妻子。相應發還原籍。以廣

皇仁者也。况恩赦可援。即使縱囚。亦與失出者稍別。况罪人之孥乎。

盜情五 平反裕疑

賊情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達 新昌人

看得王用中。王日新。王日省。王洪格。秦養民。申二孩。此六犯之斬罪。實一大冤獄也。用中新省三人。與失主王日躋。皆同堂兄弟。初受祖父之業。厥產惟均。嗣後生計不等。貧富雖分。然而日新尚列鬻序。用中日省家道雖薄。顏面猶存。與日躋雖稍。未有操戈扣矢之事也。忽於順治某年月日。日躋偶出。家中失盜。洵是時也。比鄰之雞犬未驚。本家之耳目無擾。似非強橫者流。及至日躋歸家。遽以強盜控縣。詞稱撞門排闥。拷命追財。緝之數月。毫無踪影。無何而暗中摸索。忽疑為路金全。金全脫逃。獲得其僭斬國璽。遂援引而及於本家之王用中。王日新。王日省。莫

如此所
獄那得
更有覆

延而至於隔縣之王洪格秦養民申二孩嗟乎使金
全而果為打劫日躋之賊亦必捉獲金全到案始可
以供報同縣若斬國璽者不過金全之脣耳據招兩
云國璽自供原未上盜豈有盜首未獲而擒一不為
盜者使之供扳盜黨是何異于執秦人而問楚事耶
是此案之初招早已見其大槩矣至于為強為竊其
中疑團種種不一以致院駁洞悉隱微蒙憲轉發職
仰遵細勘夫盜首獲而後黨與真強竊分而後罪案
定此案之關鍵盜首既未獲唯急急勘破強竊二字
始可定案今審據日躋訴稱強盜撞門掛閣而入祖
母被打折腕將母秦氏燒烙追財誠如是則是夜之

不止撥
聞雲霧
且為揭
出肺肝

盜燭實轟且烈矣乃何鄉寂然毫末之覺何也又審
日躋之屋與日新等聯牆而居用中亦復門巷相對
賊在隔院如是轟烈而用中等曾無一人出援以為
有情弊則似真有情弊矣迨鞠用中等俱供當是夕
也除空堵夜雨之外毫無嚮動以情理揆之撞門烙
人為時必久烙人即云禁口撞門必先有聲乃隔牆
之叔侄兄弟無一過而問焉使有聲而不聞難掩鄉
鄰之耳使聞之而不救自彰瓜李之嫌用中等雖愚
寧不慮人之疑已而故自呈破綻耶且秦氏於賊去
之後即當詞詰用中等以知賊不援之故乃從無一
語何也即日躋歸來知用中等之形迹顯然易見母

資台新書二集卷十七

十四

卽不訊子亦當訊乃亦從無一語何也直待數月之
後緝賊不獲消息杳然乃整旗鼓以相向抑何前恭
而後倨耶由是數端觀之則所謂撞門執炬擒母炮
烙之說斷斷無有而暗進暗出四字招內始終不易
早已不辯而別矣再審鄭氏折腕之說鄭年八十有
奇狀如羶體口不能語兩腕如皮裹乾藤唯右手腕
骨掬出數分而皮色完好如故及鞠氏任鄭應祁乃
知爲昔年胎疾所致再審秦氏炮烙疤痕驗其肚腹
脛腕之間雖似微有橫直白暈然色久將湮糝糊莫
辨隨據用中等泣訴謂氏昔年發過梅毒舊有灸瘡
火疤斯言亦未足信然欲指定爲賊所烙其誰見之

且查招內所謂下手炮烙之人初指趙銀匠後指王
洪格倭趙倭王參差遞變已可見其閃爍支吾之一
斑矣再審王用中抹臉進去之語據云係王日新受
刑妄招而秦氏供明已無是說再鞫使女見賊拷烙
情形據供婢與躋妻被賊同禁西房而婢適從窻隙
窺見以理揆之蠢然幼婢當魂飛膽喪之時恐不能
如此神閑氣定也且何以躋妻未見而婢獨見耶使
女之言亦不過順承主人同聲附和正所謂一犬吠
形百犬吠聲者是也再查鄉約之結狀結稱本鄉素
無爲盜之人然則用中新省獨非本鄉之人乎何以
有盜而結稱無盜則其素日之未必爲盜益可知矣

以上情節俱係無院批駁之疑團茲爲逐一勘破實
無一事一情足以定六犯之斬者至於六犯非盜之
實據又且詳鞠而得之矣蓋盜憑賊死法所首重細
譯院批謂六犯等爲貧而盜何分得銀布無幾夫使
無幾之銀布果屬真贓則斬辟亦所應有益賊只論
真假不論多與不多也如衣服之可以定賊者或係
失主素日做成其式樣件數鑿鑿可認紬緞布疋之
可以定賊者或係失主置買顏色花樣長短濶狹字
號印記班班可考器皿首飾之可以定賊者必須欸
製輕重數目多寡獨我有彼無皆確然可據然後可
以箝盜口而結其舌今審王用中名下起獲布褲一

條新省名下各有衫褲查招內來歷則曰用中等盜
得躋家之布而分裂自成者也夫粗紗綿布耕織土
產人非鳥獸孰無衣襦即使全布而在若無記號猶
不可指爲躋家之物矧曰某人裂數尺以爲衫某人
裂數尺以爲褲某人得之而裂數尺以持贈其女是
何判案而可以服斬犯之心乎誠不知當日問官果
何所確見而云然也今幸日躋之良心不死逐一駁
對而已自拒非已物矣又王日新名下起獲鑲銀漆
鍾五箇鍾坯五箇失主已經識認職詳驗鍾底微有
斜畫字痕竊謂果係躋家之物主人必能記憶及舉
以詰之不意秦氏日躋俱錯愕莫對心甚疑之及審

看此等
缺語如
關神官
雜劇令
人。驚
乍泣欲
喜欲狂

王日新哭訴。新父王建中。省父王執中。躋父王允中。原係同父異母之子。其祖在日。曾置雕漆鑲鐘六十箇。父手三股均分。三家各得二十。今因日躋失單。開載鑲鐘而鞠盜之初。必欲按圖索驥。不得已而遂出。已物借以免刑。今各犯尙有此鐘存留於家者。職乍聞其說。未敢遽信。隨令向各家中索取遺鐘。果得二十四箇。及持以前。鍾相較。字痕款樣。大槩相同。查日躋失單止載失鍾二十箇。今各犯之家已取出三十箇矣。則其為祖分之物無疑。旋以質之日躋。而日躋語塞。則鑲鐘之不可指為盜贓。已無疑矣。又王日省名下起獲銀簪一枝。失主已經識認。今詰日躋以

此簪之輕重分數。則亦錯愕不能對。及審日新泣訴。係伊母痛子受刑。乃向歐家取成萬之妻頭上借來。當面交與原差李守剛之手。持送到官。以免刑者。及訊李守剛。供語相符。隨拘段成萬。細鞫亦能備述。則銀簪之不可指為盜贓。又無疑矣。夫以現在已認之鍾。簪尙屬假冒。又何況花費之銀。與分裂之布。無影無形。而莫可追詰者乎。以有贓有據之用。中日新等尙為刑逼成招之冤獄。又何況於王淇格秦義。民申二孩。三人俱無絲毫贓物到官者乎。是不待質辯而知為無辜者矣。以上六犯均應速釋。以蘇冤滯。總之。此一案也。始于王日躋之挾讐妄指。成於靳國翠

之畏刑亂招合照親屬相盜之律。誣者反坐與夫起
勢不實之原。差李某鄉約申某俱有應得之罪。但非
故意排陷者。比各懲以杖。亦足蔽辜。其偷盜日躋家
之真賊。飭縣另行嚴緝可也。

前事

覆看得王日躋失盜一案。祇因緝賊無踪。遂致妄疑
本家親屬。架捏拷烙虛詞。冒認刑招。賊物種種狡毒
職奉審具悉。前招王用中六犯之枉。所宜速釋。似毋
容再贅矣。覆蒙院批。謂日躋誣陷至親。情罪重大。革
衿。掘徒。尚未蔽辜。職仰遵覆。勘閱及六命。俱斬。誠可
寒心。止擬一徒。反坐。跡似猶恕。但查前奉院批。有云

親屬相盜。自有正條。職卽從此八字之中。定出日躋
之罪。案假使王用中等爲盜。有據。亦當指引親屬相
盜之律。其罪不至於斬。日躋以是律誣人。亦當以是
律反坐。故職擬徒。革非出已。裁夫有所受之也。似不
爲縱。至于王日躋前罪既寬。黜革實枉。誠如院批。應
還故物。以昭憲慈。

盜情事

毛錦來

看得杜場若杜成章宗起祥。雖曰俱非善類。然而截
劫陳三之一事。則毫無影響者也。順治初年。平賊作
亂於蒲解之間。成章身入其夥。後就撫歸營。旋棄營
歸里。與場若倚附族人杜太監之勢。併村民宗起祥

狐羣狗黨乘馬勝刀炫耀里鄰。鑿騙鄉曲。被其毒者疾之則曰仇讐。誦之則曰盜賊。思得而甘心者。匪一人。匪一日矣。茲適陳三在杜家坡。撞遇響馬一事。蒲營兵丁李世漢等躡緝真賊。日久不獲。遂向失盜地方前後左右相近之處。搜尋踪跡。乃以素常勝刀乘馬之人。替物色及之。以為撥草尋蛇之計。此場若成章。三犯之姓名所出。以入其夾袋中也。殊不知響馬劫人往來飄忽。去留無定。今陳三於三月初十日。在杜家坡失事。迨至五月初三日。而世漢仍欲於此處覓賊。是刻舟求劍。舟在而劍去遠矣。自獲三犯之後。該州縣營會審數次。問其馬則係借。係寄。係死。係賣。

無論當日行劫之真馬。不可得。即所謂借與寄。死與賣之偽馬。亦至今迄無定在。是響馬而無馬矣。天下有無馬之響馬乎。問其刀。則係借。係寄。係親。係戚。係而打。折。係而丟棄。起刀未獲。然後追刀。追刀不獲。然後買刀。且刀無可辨。而強辨其鞘。黑鞘不作准。而強令換綠鞘。不唯真刀之來歷不可知。即偽刀之來歷亦無從考。是響馬而無刀矣。天下有無刀之響馬乎。問其賊。則陳三止失藍兜肚一箇。內銀二兩。問銀則花費無存。問兜肚則追出。而陳三不認。不唯花費者近於誣。即追出者比花費之賊。而更誣。是響馬而無賊矣。天下有無賊之響馬乎。觀其無馬而認馬。無刀

而認刀無兜肚而認兜肚。婉轉叫號。不得已而應之。此情此景已畢。露於數審口供之內。本道屢批無從不燭。誠不待今日復鞫而後見也。且更有顯而可據者。查蒲州初審。陳三卽供被賊砍昏。原不認得。奈何再審而陳三漸漸認得矣。然猶曰似有一鬍而兩光也。是猶然恍惚之詞也。未幾又審而陳三不惟認得。且最真而最確矣。鬍則直指為賜。若而光則直指為成。草起祥矣。始則不唯不知其姓名。而且未見其形狀。繼則不唯確見其形狀。而且併識其姓名。觀其由淺而深。由疎而密。皆屬附和。此情此景亦已逼露於數審口供之內。又不待今日復鞫而後見也。若夫郭

延吉望見鬍漢之一語。查延吉始終實無此言。而指此為延吉之言者。出自兵丁李世漢之口耳。其造偽固不待辯。然卽使延吉當日果曾望見響馬之爲鬍也。亦非望見有鬍之響馬。卽爲杜賜。若也。不知世漢何所據。遂執定以爲賜。若苟曰因望見之賊爲鬍。而號鬍以求賊也。則天下之爲鬍者皆可危矣。何以他人不與而賜若之鬍獨不幸焉。此言之最不近理。而令人噴飯者也。然或謂情之可疑者在臨晉縣一角報文耳。雖然無疑也。蓋因李世漢等方謂捉獲響馬有據。又加以賜若成章。素不理於人口流言。三至曾母惑焉。又何疑于該縣有是報耶。然查該縣報文亦

卷十七

不過曰二人行踪無定恐非善類云耳未嘗確指其為截劫陳三之賊也然則此三犯者謂非善類則可謂為響馬則不可即謂為響馬或可謂為打劫陳三之響馬則必不可也當日承問之官因見響馬一事茫無着落難引本律乃坐謀殺原屬牽強茲既認明速宜保釋庶免庾斃若夫兵丁妄指失主冒認按例自當反坐但審三犯素非善類誠足以致人之疑非因而捕風捉影者比也警其孟浪各杖破辜仍勒限另緝真賊以贖前愆可也

窩盜事

台州兼攝王且復景州人

審得顧文社湖州府學生員也一以誣盜擬成一以

窩盜擬斬屢奉憲駁欲以兩案之重輕判一人之生死茲職再三細勘各案涇渭清濁原自堪稽文社捨地呼天實覺可憫謹一一為憲臺陳之顧六顧二隸籍紹興流寓烏鎮遂賃一屋於文社之家至二人寓後文社遊學武林去而未返乃顧二已犯獲吳江矣謂其矢於覺察可也謂其知情窩盜可乎且范大僕也顧六顧二他鄉僑住人也孰親孰疎於情自別文社知范大為盜慮其累及于己尚不稍貸于所親而首之則豈已知二等為盜而不慮其累及于己反庇所疎而以身徇之哉以此推之則非知情也明矣今以賊仗起于文社屋內遂指為窩則凡有屋出租之

家皆危矣。夫屋一經租出，則租者為主，而主人反為客矣。當顧二犯事，吳江板及顧六汛官王家相到鎮，搜取器械贓物，原起於顧二所賃之屋內，非起於文社自住之室中。楊元等歷歷有供，茲再四審自無異。倘賊械起於文社之家，則文社真窩主也。豈窩主未獲，質明而顧二之案可竣乎？賊械可散乎？觀吳江之案，早結則知顧二之扳為窩主，而不扳為窩主，賊械之起于二家而非起于社家也。又明矣。若夫顧六顧二同寓社室，顧六謀叛，亦異社名。行提對詰，向蒙部臺親審，以事無確據而釋之，且給印照。今投湖州府還其家產人口，則江督必有確見。雖六與二之犯案

從來祝
網之詞
未有激
烈于此
者活人
如活已
婆心哉

不同。然六與二之所謂窩主則一。彼以無據而雪冤，此又何憑而擬罪？至於僕人為盜，先行出首，遠患潔身，不過如是。况文社之首在前，而范大之犯在後，若反以出首之呈詞指為參盜實據，以辨明之手摺稱為窩主確供，則文社命實不辰，動罹網罟，必當如何。而後可耶？職即設身處地，誠不能為之謀也。從來盜案以賊偽為憑，窩主以得賊為據。文社既以顧六之案中已經審釋，復牽顧二之賊械，奚啻馬牛。且械有賊認，賊無失主，烏可遽以大辟擬之哉？文社冤抑已久，今職審得其情，若不急為申雪，何以官為寒灰，復燃枯鮒再活。想犀照之下，定無遁情耳。

大盜事

廣信 司李朱周望 諱在錦 上海人

看得盜犯羅壯五黃開五張京二俱以輾轉供扳而獲之者也失主之姓名行劫之器械自供鑿鑿前審昭然是三犯之罪誠難寬貸矣但查閱全招從未獲有贓物雖花費之條亦在不宥然必同夥多人皆已真確間有無贓可起而供認已明者始可定案從未全屬空言一無實據而可以定不易之爰書者也况壯五原係萬元太所扳而黃開五張京二又與壯五同店並獲由幹及枝由枝及葉使壯五等獲利之日復有所扳則是案之株連正未艾也焉知非三木之下信口胡招以冀苟緩刑訊者乎失主龔霍芝初

以家貲領劫怨毒甚深聞獲一盜即遇一警故爾隨口供認究竟夤夜被盜豈識姓名盜去之物從未認領何所見而指為真盜乎失出固宜致詳而失入尤宜加慎罪疑惟輕其三犯之謂乎况逢 聖恩浩蕩之日萎草枯木皆春則又當仰沛 皇仁式弘解網之德者也

申報拿獲盜情事 駁語

毛錦來

審得姜集鳳姜起鳳姜雲鳳打劫僧人郭同會殺死毛應龍一案據平陸縣初招則云據郭僧被劫之後到縣密報火下識認真賊面貌聲音旋差緝拿當在姜氏兄弟家內起獲血漬僧被鞋襪茶壺等物又有



腰刀鎗杖等械。賊徑主認。械見貯庫。夫果如是。則是強盜之真。未有真於此者矣。姜氏兄弟三人之首。卽立懸藁街。尙恨其晚。又於何處更置一曝耶。及本廳親審。詎三犯罪。謂稱冤。任加刑鞫。而始終無一輪服之詞。則是盜口之堅。亦未有堅於此者矣。問其故。得無以贓非僧物乎。據曰。亦有是僧物者。亦有非僧物者。是僧物者。則血被與鞋是也。非僧物者。則紅褐被藍布褲與白鐵茶壺是也。再詰之曰。一物涉真。盜卽非枉。既獲血被僧鞋矣。又何冤之有耶。詎三犯旋曰。無論非僧物之贓。坐已名下。冤不待言。命所謂是僧物之贓。其冤更有不堪。愬者。旋據集鳳愬稱。已家初

起血被一床。乃係集妻經血所漬。而非今日在官之血被也。今日在官之血被。乃抵換之物。而非原日起獲之贓也。又據雲鳳泣愬。原日雲家所起布鞋一雙。乃係雲素日所穿之已鞋。而非今日在官之僧鞋也。今日在官之僧鞋。乃抵換之鞋。而非原日起獲之物也。果若是。則贓真而情假矣。乃據姜起鳳泣愬。家所獲紅褐被一牀。白鐵茶壺一把。實係已所自製。非僧物也。詰其何以爲辯。起曰。紅褐被而三幅。其一幅色微深。其二幅色微淺。蓋以原係零星買縐之物。而非一褐之所裂也。驗之果三幅。其色淺深亦果微異。再詰其白鐵茶壺。起曰。起壺不滿二觔。僧曰。僧壺恰

足二觔稱之果不滿二觔矣。則是起鳳名下之賊。非僧物無疑也。又據姜雲鳳泣懇。藍布小袴實係已物。而非僧物也。詰其何以爲辯。雲曰。袴上有小兒尿蹟。僧家無小兒也。旋以詰僧。僧曰。有徒名大存者。甫五歲。係鄉人楊得春之子。袴係得春送子出家之袴。尿係大存睡時所溺之尿。旋拘楊得春及大存到廳。據得春供稱。其子於順治十八年臘月二十五日。在寺寄名。未嘗在寺爲僧。以年小難離襁褓。前後到寺五次。皆于本日卽歸。並未在寺宿歇。亦未嘗置袴在寺。則尿袴誠爲雲家之物。已有確據。而僧言之不足信。已如斯矣。竊照盜憑賊死。賊真盜自無辯。茲起鳳名

下之禍被茶壺與雲鳳名下之尿袴。其誠僞固已彰彰。獨是集鳳名下之血被與雲鳳名下之布鞋。將以爲當日起獲之真賊。何二犯之捨地呼天。一至此極。將以爲後來抵換之物。而抵換者爲誰。又無指証。但換賊之弊。或難全疑。然起賊到官之後。必無抵換之理。誠恐未經到官之前。或有抽換。實難揣摩。本廳窮流溯源。查平陸縣原日起賊之時。該縣印捕並未經手。唯委汛防兵頭薛可勝前往搜緝。則是此段來。屢早已啓人疑竇矣。旋提可勝到廳。但見其人面目狡悍。語言閃爍。似非可信之人。及再訊當日面同起賊之地方李潤。又云早已物故。迨將現在拘到之鄉長

李光輝與同行緝賊之民壯劉茂盛等逐一嚴鞫俱
委其事於可勝李潤二人而舉無一目擊起賊者則
此段情景不又啓將來之辯端乎至於失主郭同會
件件堅認已物語語始終咬定焉知不是排陷今即
以尿禡一物觀之如此有頭有緒之事尙欲虛言冒
認又何况火光認識等語茫無憑據安保其天理良
心之盡在口也又查腰刀鎗頭口澁鉛鈍似非上盜
利器且審集鳳未久應縣民壯所以家藏有刀似亦
無憑執定以爲殺人之兇器也事關斬罪重辟且係
一門三命難容草率未敢偏見仰岳陽縣會同趙城
縣虛公細鞫務得真情必須信心信手始稱無枉無

縱安招解奪。

燭冤劈枉事

台州兼攝王旦復景州人

審得劉佐劉六之螟蛉也劉六爲盜議者以父之於
子未有不同居之理子之於父未有不得財之事茲
職再三確審始知佐本姓俞向隨母適劉故姓則劉
氏之姓而居仍俞氏之居也一住板兒巷一住朱家
橋迥不相及是以枕嚴道初時差捕起賊一云起於
劉六之家賊私若干已經主認一云起於劉佐之家
財物若干未有主認兩地判然此非劉佐不同居之
左券并其不得財之定案哉况失主段玉等捕差勞
玉等歷歷口供皆與劉佐無染則不得律以同行得

財之罪也明矣。相應據實詳明，仰祈祝網。

劉有功等案

杭州 司李 紀子湘 諱 文安 人

審得劉有功、高庫、沈能等皆協鎮擒獲之大盜也。據該協塘報口供鑿鑿，則是有功、庫能等俱係真盜，真窩矣。蒙憲審明發職招擬，若使據招定案，則各犯俱無生理，援筆直書有何難事。然卑職以事關重辟，不厭再三窮究，乃今廷訊之下，惟劉有功一犯以兵丁從賊，所供賊首名姓及搶劫出沒情形，言言脗合，事事逼真。其為強盜無疑，而高庫一犯據供八月十二日被盜拿去，十四日就擒在賊營，不滿三日委非盜夥，職以狡口難憑，再四嚴夾，終無上盜確供，是難懸

坐。然此犯即不為盜，亦係遊蕩兵丁，非善類也。如或縱之，則此時非盜，他日必為盜矣。梟有功而配庫于法，似無縱枉。至沈能者，則明明一被擄難民耳，因往蘇州買葺行至崇德，遇賊被擒，入巢後賊散而為捕兵所獲，其居址生理鑿鑿有憑，是民也，非盜也。至所招朱君祖、程聖嘉、何英、馮韶等，皆其素所識認之人，非云素所同盜之人也。夾之使招，則舉所知以對，不過信口支離，為緩刑計耳。查與盜情毫無干涉，豈有沈能非盜而所招之四犯反屬真盜者乎。計來之為劉有功所扳，嚴審本犯，據供昔日曾因買柴爭鬩呈送牛將官將有功責治，人所其曉，實為讐扳及與有

功面質亦俛首無辭其非窩線也明矣又據施子卿
男士龍供稱伊父于五月內隨施孝廉公車北上而
所拔乃八月之事是又荒唐之甚者也民命攸關凡
屬矜疑悉當平反以上諸犯實係無辜亟應省釋

楊阿春案

紀子湘

查得楊阿春石門縣漁戶也同已獲監故楊四并其
父楊鬍子假乘船捕魚之名日在河道劫奪並掠本
司公文燒燬于康熙二年十月某日被縣捕范振等
獲解謝知縣審擬阿春為強盜得財律斬招詳本司
今蒙憲臺以一應未完號件發職勘覆職細察原招
阿春雖供同楊四等行劫南田圩陳家等處但失主

從無一人出質且檢伊父楊鬍子口供阿春乃楊四
教他為盜只此一語便知阿春幼小無知未識利害
隨父為盜亦猶士之子之學為士農之子之學為農
罪在父而不在子也查招狀果開年止十五則其發
覺時尙十四歲耳今父楊鬍子并盜首楊四俱已監
斃止餘一罪孳繫監無從結案查律文內有犯罪時
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又註內云十五歲作賊
十六歲事發仍以贖論則阿春當引老小收贖之例
斬罪贖銀伍錢二分五釐用廣憲恩于理斯當伏候
憲裁

沈阿福等案

杭州紀子湘講
文安人

查得沈阿福一案初據捕役陸仲張華將沈阿福姚
年並受誣監故楊繼年安報為盜湖府捕廳審議阿
福等均斬通詳各憲在案茲奉憲臺批行到職以事
關大獄詳加推訊從來盜案必以賊仗為據或有夥
盜供証或因失主呈告或奉上司牌提捕役方可緝
拿今查陸仲等之擒阿福則毫無風影不奉官票憑
空捉害此理法之所必無而從來招詳之所未見者
也細核原招所據以定阿福姚年之罪若盜首則曰
周福失主則曰張秉實周順溪餉戶被害則曰沈九
今訊秉實順溪則堅稱並未失盜沈九供未被擒不
惟阿福姚年呼籲鳴冤即里鄰沈泉陸初等亦願保

趙制臺
批此詳
云從前
問官必
天理漸
滅良心
盡絕者
也誠如
該廳看
語云云
則知下
吏神明
必能見

二犯為良民而原招所列失主被害秉實沈九等亦
僉供二犯為良民天地間有如此冤獄而不急為平
反豈止天日為昏乎更可異者所云盜首周福為周
順溪之子查周福于康熙二年疫故招稱三年行劫
順溪之家豈有人已死而鬼為盜乎豈有子為盜而
不劫他人反劫其父者乎詰其成招之由知為惡捕
陸仲張華李石等逼寫口供計圖挾詐耳嚴究陸仲
李石悉俛首服辜惟張華懼罪脫逃則真情業已畢
露沈阿福姚年二犯即日省釋尚恨其遲陸仲李石
誣指良民為盜法應徒懲張華黨惡應行該管衙門
嚴緝另結

知于上

楊烏皮等案

紀子湘

查得楊三貴楊烏皮等盜案久定中多疑端茲職備
 閱全招知此案之亟宜平反且復輾轉推求有不能
 爲當日之承問官解者試爲條晰言之從來盜情必
 以賊真証確爲主查此案之賊止零碎珠子三錢及
 布被一床珠係三貴之妻交與捕人託彼換銀爲衙
 門使費之物被則獲于劉淇之家今訊劉淇則縱脫
 矣再查三貴則寬釋矣無論珠之爲賊真假難辨即
 係真贓斷無自肯交出送與捕人爲費之理况據以
 爲賊又舍出珠之三貴不問而坐烏皮父子及王有
 慶等皆礙駢斬此屬何法其不可解者一查失盜者

非兆貴乃周六字也其被劫在十五年十二月初八
 日楊三貴等之被拘在十六年九月內既云珠子爲
 原劫之物當日何不喚六字一認及憲臺提六字出
 質又供並不知情則珠之爲贓也甚不確矣賊既不
 確夫大辟何罪而可草率定之乎其不可解者二據
 趙子介供群捕之害楊三貴非由許兆貴所控之盜
 案乃十五年爲楊小球事即拘三貴到官矣正月擒
 而復釋至四月又提以三貴不在擒其妻始出珠子
 三錢託許雲暉換銀爲用至六月初二三貴不甘控
 憲捕于院周鼎爲緝盜之原差既知三貴等爲真盜
 何不早早擒獲乃遲之既久而獲于告狀之後乎業

指為盜。豈無才。賊可起而必串通。同事之雲暉。以珠
子三錢為據。乎矧六宇所失。纍纍多物。不止此珠。其
衣飾金錫等物。至今安在乎。此其不可解者。三強盜
重情駢斬。重辟不容有纖毫疑。實况重以三不解乎。
此一案也。明係陷害株連。始因小球而波及三貴。繼
因三貴之告。遂並及烏皮父子。及王有慶等。閩縣招
三貴審釋。而烏皮擬斬。且父子一同擬斬。且並王有
慶亦共擬斬。以漫無實跡之事。而遽擬四大辟。不謂
天地之間。竟有如此之冤獄也。備詳全卷。實以見任
之口供。則烏皮等之罪。即欲不為平反。不可得矣。况
周鼎亦自吐真情。謂詐賊陷害。是實許雲暉等之罪。

魚百死莫贖。其如事在赦前。不便繩以三尺。何應請
加責。枷示稍快人心。烏皮既已蒙冤而死。各犯解
似難再緩時刻。相應解憲親審。以驗卑職言之不誣。

羅保等案

紀子湘

查得羅保。龐大老。謝思溪等。于順治十六年某月日。
當官兵會勦。同潘氏避入蘆窠。稻田。致官兵疑為盜
夥。一併擒獲。先蒙兵憲審無賊。械擬徒。詳奉督憲批
司覆勘。年久未結。閱其初獲報呈。則是儼然真盜。及
覆讞時。各犯供吐前後迥別。則其初招為嚴刑羅織。
同情事之必然者。也是以道府廳從寬擬配。慮失入
耳。今職細核各犯居住之所。并盜賊出沒之淵。益信

各犯之非盜。夫官兵至威若風霆。其恐怖而思避者不定。在素嘗為盜之人也。若執避兵之人而即以爲盜。則其爲盜而胆可包。天安居無恐者。不反厥然。事外乎。况招獲布衣。並無賊主出認。事犯赦前。應與潘氏等併釋。寧家詳銷原案。

拿獲洋盜事

枕巖范 正 譚印心 兵憲 河南人

顧阿虎以年少乞兒爲二三烏合之盜。誘八舟中當斯時也。阿虎若介然不從。則死于諸盜手矣。故阿虎之與諸盜作線不得已也。今大盜悉伏天誅。陳阿六等四人亦經庾斃。嗟嗟諸獄底遊魂。皆爲升合寸尺所限。非大盜比也。何況阿虎之一賊不掛者乎。今憲

審明允。因無死法。其持平之論乎。合改擬城旦。以明悞入盜黨者。雖無賊。猶不輕科也。

盜情六 誣良爲

大盜劫殺事

江寧陳大亨 譚開虞 太守 富平人

看得倫常之變。至於黃金鼎父子而極矣。鼎之控大盜劫殺也。稱搽面稱一夥。稱刀砍頭裂。稱罄劫衣囊。二疋併銀四百三十兩。若是則劫財傷人。亦甚赫赫可畏矣。問盜則黃永裕黃隆茂皆鼎之子也。問窩則葉蕃公又鼎之鄰也。至于首犯周新者。據天長縣申覆。併無其人。及提到葉蕃公等一千犯。証併銅城鎮老人唐士魁地保許清等再三嚴訊。咸供是年月日

事奇文
亦奇請
之可以
忘倦

鋼城鎮地方併無失盜之事。眾俱鑿鑿。此猶互相諱
匿。亦未可知。若黃金甲者。鼎之弟。葉紹吾者。鼎之舅
也。據供。因鼎再娶陳氏。欲移住省城。伊子浼身等代
告其父。求分財物。以度活。鼎雖依允。心實不願。以此
遂告打劫。身等其實不知。夫被劫被傷。而地保不知。
已屬怪事。况伊弟伊舅。影响無聞。有是理乎。盜劫一
字。之為烏有。已不問可知矣。且正月初一日。鼎既被
子劫殺。至二月內。猶與伊子析產分居。此何為者。夫
既已被劫被傷。則非子也。盜也。非親也。警也以良民
而與強盜分居。警家析產。自古及今。有此剗聞之事
乎。况閱天長縣原卷。正月初五日。地保人等據伊子

承茂妻湯氏。稱鼎姦占其媳。容留來歷不明之人。恐
致貽累各。投報呈在案。至正月初八日。地保始據黃
金鼎稱。逆子黃承隆等。率黨多兇。截路叢打。遍體重
傷。昏倒在地。搶去銀驢云。曹光祖救証。然並無一
字及盜也。向使鼎于正月初一日。果被伊子夥盜劫
殺。何遲至初五日。俟與子首姦媳首。隱匿之後。遲
至初八日。而始出詞。且詞內又無一字及盜。哉。則盜
劫二字。之為烏有。更不待訊而明矣。况地方鄰保。皆
曰無盜。而獨一非地方非鄰保之曹光祖。為之硬証。
則刀唆啞告之。必出於是人也。無疑矣。黃金鼎應照
証告律例。定擬。但念以父誣子。又當別論。應從祖父

母。父。母。誣。告。子。孫。勿。論。之。條。姑。開。一。面。然。實。理。窮。于。法。矣。曹。光。祖。教。唆。應。與。本。犯。同。罪。但。鼎。既。有。勿。論。之。例。而。光。祖。即。無。比。擬。之。條。姑。重。杖。示。儆。黃。永。裕。黃。隆。茂。不。能。承。順。其。父。以。致。興。怪。誕。之。詞。并。依。違。犯。教。令。律。滿。杖。

地方不法等事

杭州王鼎臣諱東人

看得張二陳彪皆妄人也。比戶而居不相較睦。甚至成讐涉訟。彪謂張二竊盜。曾控捕廳責逐。張二不甘。聲揚放火。此里鄰陳紹宗等惶惑不寧而上瀆也。遵批提集三面庭推。據彪供聽得敲門響。起來趕賊。拿住張二及訊賊物不對。張二則供至彪家討火。見

求片言
折獄者
于今日
其惟王
郡侯乎

賭博人多。欲去捉賭。反作賊。送夫張二。典屋以居。非同赤棍。又與陳彪近隣。豈不防其讖認。而遽為鼠竊。矧稱聽得敲門。趕賊拿住。夫賊必潛行暗盜。使人不知。從未有敲門候啓。迎賊以竊者。若云大盜行強。則又打入不待敲矣。且問賊不答。虛誕瞭然。即欲放火。在二亭不慮延及自典之屋乎。放火之說。不過市井無賴受責不平。一鼓辱吻。以抒憤懣耳。總之張二性非馴良。以口舌犯眾怒。而論盜則無據也。陳彪欲報復。駕情以掩呼盧。而論賭則無憑也。二監均于三尺本應予以科條。但係已結之事。而為旁人復告。當經分別責懲。免其問擬。陳紹宗等詞多過情。念為畏



累而起與。株連之張一。並從寬政。

戮兵抄殺事

建德縣尹李石菴論英黃黎城人

劉祖深之上控也。以徐士吉指之以盜。而士吉之指祖深以盜也。則因小事而捏大題。借舊案以洩新忿者。蓋緣某月某日。士吉牛驢逸入祖深麥地。窮民恃此為命。一旦遭其踐蹂。未免聲色過厲。士吉不勝憤憤。意謂舊歲某月油籬之失。可藉以恐之。遂邀防兵往問焉。盜情甚重。盜名甚汚。祖深烏得不奔控哉。蒙批查報。士吉初具訴詞云。祖深挑籬發賣人賊。兩獲夫饑寒之盜。得物便思求售。豈行盜在舊歲十一月。而出賣直至今。正恐無此耐性。偷兒也。且盜物成賊。

件知遮掩祖深。雖至愚亦決不明。公挑出恰好十九。相關二十獲賊。又何緣之巧。奏乎更可異者。士吉復投一詞云。今正十六日。訪至彭邑。見籬詰人。知是祖深贖回報。管則前後易詞。自相矛盾矣。油籬並無記認。何所見而知為已物。祖深果賣盜賊。寧肯示人名姓乎。無情之詞。一至此。就此數款折之。士吉亦無言抵節也。誣良為盜。律應反坐。念係愚出。姑請杖。敝

奸違復盜事

蘭谿縣楊玉衡諱天機邑人

即六十于康熙十一年十月內。曾盜何廿八之皂木。被獲鳴禁。六十懼到官司。罪在不宥。憑眾立約。願包疎失。愚民脫禍于一時。孰意終身不白之冤。遂階于



從來蒙
勢之家
過臨服
詞包券
者此比
而是得
此一判
可以諒
迷不止
一邑著
生受福
已也

此也。猶能盜腥。固其長技。然未必時時盜。刻刻盜。而人則時時慮之。刻刻防之矣。此何廿八奸。違復盜之控所由來也。披閱之下。據供廿八之皂木。坐落在屋之後。卽有盜折生痕。必就當場捉獲。始可鳴官。乃執三年之包約。捕風捉影。欲硬坐六十。以盜不亦妄乎。設此木一旦爲颶風揚拔。或枯朽待炊。六十豈能一。一包之當年約。內曾以起死回生。萬年不朽之說。一註明否。當堂確訊虛情。畢露薄杖。何廿八以肅刁。誣仍借廿八之口。傳示鄉愚。今而後勿再挾此等包約。爲公庭支杖具也。

常屬劫盜等事

江寧馮慎貽謹誌
二守

有捕盜
之實者
不可不
熟詢此
番

看得王二等一案。事起于七八年前。戚三曾與王二在小岬橋地方。嚇取猪客。常例當經地方。扭稟常捕廳。審明責逐。此往事也。茲爲海子口失事。行緝真盜。捕役許佐等。無以塞責。忽翻舊事。爲新題。以昔年小岬橋事跡。疑戚三爲匪人。又因戚三而溯及王二。初同張勝等。撲捉王二。帶至大王廟中。非刑弔拷。既勒其自認。又逼之誣扳。王二身非鐵石。萬楚備嘗。此時此際。能爲排難解紛者。惟有三寸舌耳。招則暫生。否則立斃。是以一一供承。而胡大等六人。盡在羅織中矣。諸役又以拷逼王二之手。轉而拷逼六人。其不如出一口者。有如此囚矣。于是二等七人。儼然真盜。碎

善折獄者折于詞，然不善折獄者折于事，中觀此可見。

首莫能伸其枉，剖心不足明其寃甚矣。捕役操生殺之權，猶在士師上也。然盜憑賊定，賊憑主認，所起之賊，事主郭有時，祁士明，屢質不認，豈有被劫之人反德盜而讐捕者乎？况職等公審，脩取原贓，檢視其零星布疋，既屬民家所有，而布衫布袍衣袖寬大，指為行伍中物，亦甚覺不倫。且胡大等數人，皆比閭而居，當日果為同黨，則盜首被執，慮其供拔勢，必烏獸散矣。奈何一鳥傷弓，羣鴉何集？有袖手旁觀者，有糊口近地者，其不逃不匿，一就擒，以是知其自信無他，而不作非為之有素也。庭訊之下，無論王二等極口呼冤，即原獲之弁捕人等，口吻囁嚅，亦不能指為真盜。嚴鞫張勝等，曾否弔拷，則皆俛首無詞，是亦不招之招矣。王二等之委係平民，無煩再訊，而決不然。事關盜案，職等詎敢輕為失出，以自干憲譴乎哉？張勝等誣良為盜，擅用非刑，干犯明禁，引例克軍，洵不為枉，但事在 恩赦以前，應請援宥。

盜嚴鞫張勝等，曾否弔拷，則皆俛首無詞，是亦不招之招矣。王二等之委係平民，無煩再訊，而決不然。事關盜案，職等詎敢輕為失出，以自干憲譴乎哉？張勝等誣良為盜，擅用非刑，干犯明禁，引例克軍，洵不為枉，但事在 恩赦以前，應請援宥。

潘起元案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

審得潘起元一案，初招擬配，繼而改斬。細閱全招，寃其為盜之確據，初擒啓元，不過云為大盜徐悅之熟識，秦龍官繼而有被掠餉戶朱美中沈孟玉之供，遂以啓元即龍官而定罪矣。庭訊之下，啓元曉曉置辨，謂前供為吳百總逼招，並非實事。職以本犯在獄數

年從未經法司衙門一審其狡辯亦何足據。但盜案全憑賊証而失主為必不可少之人器械為斷不可無之物舍此數者即獲真盜亦難定罪况其疑似者乎。查此案歷訊情節不惟無械証且無賊據矣。據供啓元並非龍官為王必達之僕必達與徐悅之相識而啓元又與龍官相識故當聞悅之呼龍官而啓元代為之應防弁但聞其聲即執以為盜而是否真假皆不問矣即使必達龍官見在亦應訊以悅之果與同夥有無賊証確跡方可定擬况舍必達龍官不問而執一聞呼代應之啓元遂以為真正龍官而草率以定大辟乎。職恐事關重獄難伏疑端隨嚴提訊

取供失主與之面質據縣詳則云並無朱美中其人正解沈孟玉前來詢據孟玉供稱當日被盜搶營賊悉識認並無啓元則此案洵為冤獄亟應解網。

沈名賢等案

杭州 司李 紀子淵 諱 文安 人

審得沈名賢之許訟沈君聘也因君聘平日無賴酗酒得罪於鄰里親族機乘名賢家失盜之時適君聘與賢子之魁有索逋之際遂借題陷害名賢倡惡於前曹景華等助虐於後共誣為盜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迨庭鞫之際問盜夥誰人無有也問盜賊幾何無有也即鐵尺金鋼圈尖刀火草等物無論為名賢家中之物與君聘隨身之物總未可知但據火攻兵



械之種種要非一身所能備帶者再驗鐵尺金鋼圈
尖刀俱朽鈍不堪之物執此以定盜械恐無是事數
者一無可據而前官徒徇曉曉之讐口坐以強盜已
行未得財之律亦何以服其心乎夫使為盜果真而
論以盜律其罪又不止於徒矣豈有君聘一身既已
行劫又來拿人之理名賢與曹景華同為誣陷甚明
張仲宇之妻死於產曹茂先之馬輸於賂固無疑矣
若范縉若張望吾一以爭鬪小嫌一以舊訟夙憤
皆乘釁而起自難脫然於法外合將沈名賢曹景華
依誣告人律徒懲君聘與張望吾范縉依不應罪杖
做允無枉縱

烏冤抄詐事

衡州王望如識仕雲
江寧人

審得捕役鄧文之指饒貞相為盜也使盜而果真即
應送官究治如其不確即應稟官釋之胡為乎不縱
不擒祇以虛聲恐喝夫貞相窮醫耳住通都賣藥有
何踪跡可疑乃以長房為盜蹠逼使賣男鬻女而不
足併其所懸之壺而空之與干証黃文當堂面質俛
首無辭誠法所不容貸者相應徒做賊追給主謝恩
蕭太雖屬同夥審未分賊姑寬一面

審看得省會之區幸荷憲臺戢兵緩民安堵樂業以
仰副

朝廷保養黎元之意從未聞有篋法逕兇擅搶民婦

於禁城之內者。昨卑府公出。有百姓多人擁扶老幼婦女扭結一人。口呼兵丁強搶民家婦女。大駭聽聞。見其人滿扮營裝。強悍之氣。現于顏面。其婦年少。甚有悲切情形。因嚴加訊問。據其人自稱吳道興。充閩總督標下高遊擊差官。原籍陝西。于本年三月間。用價契買沈氏。併伊夫沈文龍。伊公沈君甫三人。及詰其中証。並無一人。索其文券。又稱在金華。纖毫無據。訊之沈氏。則堅供素不識面。突遭強搶。揆其情理。明係道興貪氏芳年姿色。慾念一熾。理法有所不顧。卽果係價買。拆散良民夫婦。亦非善念。而况中契無憑。據云沈君甫父子逃回。何不鳴官審理。而竟自喚與

擡婦。謂非強搶。其誰信之。此里隣之各懷不平。簇擁而声控不已也。悍丁肆橫。法紀全隳。不特本犯難追三尺。且此風漸不可長。省城禁地。若此。其在小邑荒陬。又不知作何舉動矣。除將本犯羈候外。理合報明。

申報事

杭州王鼎臣諱遼東人

審得沈魁乃福建鎮標千總陳某營伍之兵也。某給票差拿逃兵。詎魁不拿逃兵。竟拿百姓。將陳一顧彩君。連鎖街衢。值卑府公出。以致居民群聚喊冤。當輕查問。陳一原與顧彩君薄有口角。據魁聽李華張君美吳祥生指使。又持有硃票。遠至陳一家。押往顧彩君處。遂一同鎖鍊。夫兩人既非逃兵。其家又無窩匿

而猶然不肯釋放。顯有禁詐之情。且同來凡有脫逃。弁兵例行地方官查拿。從無營弁出票差兵。不論兵民擅自拘繫之律。不特定例有違。抑且大干軍紀。而併失憲臺軫恤斯民之德意矣。當此四方多事。閭閻窮困之秋。卽加意撫循。猶恐不及。豈容不法戎行肆其殘虐。事干營弁。違例差兵。生事擾民。除經詳明福建部院請飭將領標員會同軍府查審外。理合詳請憲臺電行閩省督兵衙門。嗣後如有脫逃兵丁。照例移行地方有司查拿。不得差兵橫捉。擾害民間。擬合詳報。

憲臺俯垂裁察。嚴加飭行。俾營伍知有典章。閭閻得

以寧謐。軍紀民生咸有攸賴。不止於省會地方歌功頌德而已也。

冒充旗兵等事

杭州太守王鼎臣 諱遠東人

看得閩逆變叛以來。肆行煽惑。以致土寇所在蜂起。昨於昌二縣告警。職府請兵前往。於本月初七日行至臨安縣李家街地方。有居民受害聲鳴。當獲錢塘縣民陸紹祖。仁和縣民傅阿龍。旗下人黃阿龍。阿紅。肆犯隨經查明詳報各憲。今遵憲批究審。已據陸紹祖傅阿龍供認。夥搶平分。而又執有兇器。則各犯罪案業已彰明較著矣。若云所搶是何物件。是時百姓呼冤群兇正在席捲。職府親至民家查獲。卽有贓物。

焉肯尚執手中若必按贓姑可定罪則擅入民居自
 供發搶之罪案竟可置之不究乎此又當論其情矣
 總因大兵前進自謂尾隨其後可以乘機橫行在臨
 邑平靜之區遂爾逞兇若此再遇有警地面必致大
 恣淫虐非盡掠民間子女財物不止矣彼時若不
 擒由此而前不知作何究竟非不欲從寬假以示矜
 全但恐姑息之政一行兇徒愈無忌憚從此效尤莫
 可底止則地方倍加荒殘人情愈難收拾矣理合備
 錄口供詳請憲裁必賜嚴審正法庶國典既昭兇徒
 知儆閱繫非細擬合詳明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八目次

判語部

叛案一 謀叛

申報叛魁等事

許檄彩

急勦奸叛事

袁家匪

叛案二 通賊

胡士奇案

紀子湘

周承槐案

紀子湘

周凌樞案

紀子湘

擒獲山賊事

毛聖臨

叛案三 平反矜疑

出巡事

王且復

塘報賊情事

王且復

倒縣待蘇事

葉國公

李恩生案

紀子湘

驚聞神好事

王且復

叛案四 誣叛

拏解餘叛事

周櫟園

假官播惡事

蔡蓮西

姦情一 淫蒸

大逆姦盜事

李維嶽

淫叛蔑倫事

張淡明

姦情二 強姦

憲斬事

李鄰園

急寃事

李鄰園

衍蠱朋詐事

張壺陽

大傷風化事

王書年

獸衿敗人名節事

侯容巷

指姦抄傾事

王望如

叩誅強姦事

唐寓巷

造謠挾姦事

劉松舟

姦情三 和姦

斬蠱事

李鄰園

姦抄滅倫事

李鄰園

激憲肅化事

李鄰園

盜蠱搆戮事

李鄰園

滅倫殺舅事

梁治湄

真盜被獲事

賈蒼喬

姦橫延燒事

傅石漪

奏討姦變事

王望如

族獸豪淫事

紀光甫

歲考事

毛錦來

歲考事

毛錦來

姦殺幾斃事

顏翔霞

憲斬淫衿事

袁若遺

姦情四 姦拐

佔妻殺命事

吳亮公

姦拐慘寃事

王望如

姦情五 因姦致殺

強姦殺命事

紀光甫

號抵兇命事

王鼎臣

姦殺登命事

紀光甫

活殺弟命事

吳幼洪

真命事

吳幼洪

逼死妻命事

王旦復

橫殺人命事

毛錦來

毆死人命事

毛錦來

人命事

毛錦來

刳殺大寃事

陳大亨

強姦致死事

周傑園

勒死人命事

程陳燕

姦情六 誣姦

地方事

陳大亨

窩賄有據事

陳大亨

冒死鳴冤事

文燈崖

姦拐傷化事

賈蒼喬

姦殺事

失名

佔殺朋善事

朱鄰園

斬姦肅化事

賈蒼喬

玷陷抄屠事

傅石嶺

姦殺大冤事

許漢昭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八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婿沈心友伯訂

叛案一 謀叛

申報叛魁等事

金華 許檄彩 諱宸章 司李 常熟人

審得張六十三逆賊許都之姻婭也逆都倡亂之始
六十三原不與聞以其囊篋頗饒視家為重則視命
匪輕必不敢試身不測之淵付于倉萬箱于一擲也
逆都亦以守錢奴視之不屑與謀大事然倡逆之資
不得不于錢奴是賴此五百二十金之兵餉六十三
所由出也雖曰詭其詞為稱貸然不得此項揭竿之
資彼烏合者流豈能枵腹而聚于婁人之室哉庭訊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八

一

之下。脩極哀號。明知情有可原。其如法無可貸。既無券約可憑。豈能逃于助餉之議哉。據供原有借票一紙。以避難失于山中。卽果若是。則數行楮墨。殆有鬼物憑焉。券在命存。券亡命失。天乎。已定于人。何尤刑官之擬。似不可易也。

急勦奸叛事

失名

看得俞黑子之往來海上。居止賊營。其爲逆賊之心。腹無疑矣。獨是原首胡士愷。據其不受僞銜。自行出首。可謂明哲保身。知機遠害者矣。乃據進忠之供。則云前受僞劄二紙。並不出首。其前恭而後倖者。乃以向授文官而忽改武職。都督雖尊。終不若兵部職方

之爲清。要是以鞅望不屑而激爲此首也。詞出賊口。雖不足據。但縣訊士愷之僕文童。有向見進忠至家。從靴筒取物相贈之語。則是士愷從前之受劄。非無影響。爲今之計。愈辨愈非。不若直捷自陳。出其前劄。既有首詞于後。卽使從前親授僞官。身爲叛逆。亦可置而不論。况係遙授者乎。奈何見不及此。而使賊口。囂張反客爲主。首叛者現居危地。而受攻擊于爲叛之人哉。職奉憲反覆推求。與前招不更一字。若反加刑訊。是塞天下自新之路。而快作賊者反噬之心。莫若就事論事。勿咎既往。之爲愈也。審今日之士愷。勿作平民論。竟作賊論。使賊能自首爲官吏者。尙欲嘉

與維新宥其前失矧已不爲賊而首人爲賊反執莫須有。三字苛求之乎。首叛無罪而罪叛者自是正論。伏候憲裁。

叛案二通賊

胡士奇案

杭州 司李 紀子湘 諱 文安 人 元

查得胡士奇德清縣一亡賴窮徒也康熙元年之正月有大盜沈貴楊三劫拿沈文浦之子沈一昌與施一庭之子施阿圓羈巢勒餉文浦等計無所出遂浼士奇覓信求贖士奇本屬亡賴寧肯見利而卻之遂爲力任其事文浦其付銀八兩一庭付銀二十兩詎意銀去而人不來且聞一昌爲賊澆死阿圓被賊抱

留爾時文浦等切齒腐心真有斷腸不足喻其痛而碎首無以洩其寃者矣欲食盜肉而不可得乃思寸磔識盜者而甘心焉蓋蓄怨既深故遷怒愈重文浦等今日之供其事未必全實而其情亦未必全虛也但職歷查從前案卷如湖刑官之審文浦一庭俱供大盜沈貴楊三拿去兒子因有胡士奇講餉至慕知縣之審顧同知之復審費同知之再審則文浦等口供迭改既供士奇分餉帖矣又供士奇來催餉矣且供士奇拿兒子去矣夫獄貴初情乃遲之日久進更疊變將使聽訟者何所憑而成信獄乎據地隣甲長姚繼宰有賊送餉帖不見士奇之供而反有文浦一

服其心
勸試至
此即殺
之亦服
况生之
字

庭二人共挽士奇查訪踪跡之語則士奇之罪無可卸而情有可原亦大概可見矣若謂拿人者士奇而分帖講餉者亦士奇則為士奇者儼然一賊矣豈有身既為賊而復挺身索餉乎夫果如是則文浦等不必輸餉求贖但執一索餉之士奇到官則不符二子可歸而諸賊皆可犁庭掃穴矣固知拿入分帖之事乃理所必無何怪乎士奇之口愈久愈堅而不肯自認為賊也總之亡賴二字足以概士奇之生平託之覓信則欣然而往不知覓信之嫌疑免之交餉亦欣然而往不知交餉之利害則至愚至蠢而至亡賴者士奇也士奇自有應得之罪奈何合群盜所為之事

而畢集于士奇一人之身乎細按士奇之罪無過為沈文浦等贖子為沈一華等過付然過付之贖又轉交沈善四等未嘗親交賊手相應依窩主不行又不分贖律流遣足蔽厥辜

周承槐等案

紀子湘

查得周承槐之往贖陶二因陶安宇念子情迫囑其代為變產湊銀付贖乃出安宇甘心而非槐所造意者則承槐之罪自非通賊勒餉者比當陶二落難賊巢命懸呼吸非有一人冒嫌往贖何由出諸虎口且通賊與不通賊止在分贖與不分贖若通賊而以所勒之賊盡歸賊手則亦何所利而通之今承槐業經

府廳審勘據詳無賊入已則非通賊也明矣况事在新例之前難與盜律同議相應仍照撥流與擬杖之許先非請憲允詳結案以免庚斃

周凌樞案

紀子湘

查得周凌樞身屬子衿兼克保正於順治十六年之七月海賊南犯風鶴時聞隨有大盜莠二等突至凌樞之家坐索酒食凌樞不即報官且令醉飽而去雖出畏患之心然盜可畏而官獨不可畏乎至次年七月念五日二等復至凌樞始生懼法之心至念七日而遞呈案候晚矣雖未寄頓賊船并被擄其婦韓氏然自供飯盜是實豈欲自為漂母而王孫視盜耶坐

以窩主不行不分賊之條遠流允當罪無可矜但其事犯諭前後邀天幸應請援赦以沛

皇仁者也

擒獲山賊事

浙江 臬憲 毛聖臨 闕東人

朱思湖以陶冶窮匠住梅塢山土寇猝至遂為所擒及官兵進勦思湖乘機逃脫祇以徘徊歸路蹟屬可疑官兵望而執之謂其似賊則可若遽指為賊恐揭竿隊下無此徒手之兵也且塘報既指為賊又云通賊通也者身在局外而暗通線索之稱也既有線索可通何必親入其地且既獲之後無一被害之人出訐乎若非該廳虛衷平反不狗成說幾于天日為昏



矣仰候詳明釋放繳

叛案三 平反

出巡事

台州兼攝 王旦復 景州人

審得陸山二岑宜皆濱處愚氓也山以賣苦為生宜以捕魚度活于十四年間先後被擄羈禁海艖者二年各以有親在堂有妻在諱生還之念無時不切後以兩人同處知屬鄉鄰其謀歸計其謀雖就其勢實難心欲前而步復止者不知費幾許銜徊矣後隨賊至淇家路兩人以家山不遠當求免脫遂爾毅然不願橫渡波濤而來其戀戀首丘之心亦大可憫矣禦者謂其臨陣投降非出本念輾轉于出入之條以職

論之使二犯原無歸順之心則本船雖破餘艘尚多何不附他航遠遣日擊官兵在前矢砲如雨顧舍生路不走而向岸就擒以趨死路哉至于手執兵器之說尤難遽信彼逆亂流而衝巨浪卽一衣一襦尚恐有礙不前自為禡去而謂其手執兵器有是理乎是必官兵獲于他所有意糝入二人名下以為冒功之地也明矣茲職再四推勘視其人固癯然兩糯夫也且聽其言惟戀戀于若父若母不忍背親而謂其忍于背國吾不信也倘得邀鼓蕩新恩使之與于安插歸農之列亦招順撫逆之先聲也

塘報賊情事

王旦復

審得沈廷秀臨陣歸降。前獻以爲勢窮所致。似與傾
心向化者有別。茲職再三窮訊。果非久在賊巢者。據
供被擒七晝夜。脫投胡弁。且爲嚮導。有此一節。似宜
矜其乞命之呼。而與以更生之路。蓋倒戈而降。較之
對壘以獲者。情自霄壤。至于新令諄諄。無非以招携
懷遠爲首務。古豈乏思歸無從乘其輟亂旗靡之候
而踴躍來奔者乎。請自隗始。尤當安一廷秀以宏歸
順之路。且蔡民卽吾民。旣來之則安之。奚俟歸詰誠
僞。朝廷之大正當如是。此職固從招徠起見。又不
僅爲區區廷秀祝網也。况王進仁王五等之脅從歸
同。順同之則留營得生。何獨薄于廷秀一人。使有向

隅之泣。耶所應一体安插以示覆載之寬者也。

倒懸待蘇事

興泉葉函公諱灼棠
兵憲江寧人

看得陳從綸同邑民也。婿莊對八海數年。因黃起陰
謀戴將執而監之。令召回伊婿若云通海之情。府廳
縣屢訊無據。卽稟首拘拿之人。亦未有實指。幸天道
難容。生擒俘獲。而對之頭已掛藁街矣。夫戴將之執
從綸。爲莊對之在海故也。謂一時之權宜。則可若乃
賊旣死。必欲取其未爲賊之翁而併死之。則甚矣。矧
同疆咫尺。賊窠其民皆釜底之魚。砧頭之肉。生殺惟
命。莫敢言傷。區區從綸生耶死耶。又滄海一粟。何預
重輕。第恐此竇一開。株連蔓引。必無已時。濱海之地



人人自危其不至盡驅而之賊也幾希應照府廳縣議從而祝網。

李恩生等案

杭州紀子淵諱文安人

審得李恩生一案。備閱全招。袁聖章將弓矢賣賊。以致敗露。拔害恩生。事屬叛案。槩擬刑辟者。此初招也。繼該寧刑官復審。本犯並不承認。章又咬羽宋周認稱。面貌不差。必欲陷之死地。而後已。時因寧刑緣事未結。袁宋二犯相繼斃獄。隨將恩生等解院。行司轉發前廳。謂仇拔陷害。與原招不符者。此方刑官招也。至嚴備書。與行劫不同。打糧無分賊實跡。屢審則曰仇拔。始終不肯承認。加以謀叛。尙未允協者。此年拔

院批駁也。審稱袁犯賒米。仇誣委無確據。而請開一面者。此署事楊臬憲招也。奉院再行確審。查袁宋二犯之初供。并不指其備書片紙實據。又不質其打糧何地。分受何物。二盜在生。卽無確情。而本犯從無認詞。援赦改擬者。此卑職與冀臬憲之招也。又奉院再行勘審。謂備書不惟字跡無憑。且不知二字出自誰口。稱打糧而又無地方。失主可質。稱在賊船書寫。胡本犯出自伊家。是尤得情之至。種種疑竇。前案原屢游移。委非信獄。逢赦詔內。有因叛逆。于連原係無辜者。該督撫按審明。卽爲具題。釋放。既與赦款相符。益信此囚之無死法矣。况本犯抵死不招。自始



至今供吐如一非因袁宋物故而始開狡辯之端也
總之愼失出者不憚過求愼失入者止宜平恕亟應
昭釋以雪沉冤

驚聞神奸等事

王旦復

會審得張才一案歷審已悉而猶屢煩憲駁者止因
通寇之有無與書票之果否界在疑關不得不加詳
慎耳職等遵奉憲批逐一細勘夫訟人以不赦之條
必有始終確據而改口于呈究之後則其虛偽已明
使姚官而果通海也則其爲計也必周而爲姚使者
必愼豈無一往來素識之人而特使一兩耳刑餘以
致張疑債事哉此前讞所辨明者也卽此一端而張

才之虛誕見矣倘姚官與海賊交通有舊則使者之
來方爲隱匿不暇豈肯執之送官此一送官卽有千
萬疑團可盡釋矣或者謂其形跡已露不得不爲下
石之計以爲保全之謀然暮夜叩門宦宅深遠誰則
知之而必送官呈明反自彰其形跡哉以此推求姚
生之心事白矣况才自供爲素昧平生其所恃以取
信者惟憑書票豈有初七八門旣見姚生身懷書票
而不投直待初九之夜而并付一炬也夫才旣恨其
送官當執來書以爲叛據則姚氏百喙奚辭乃滅可
憑之物而張無據之口誰其信之且千里密約顯用
隱語以防其洩異國還音至封蠟丸尙虞其踈茲云

簽上則寫姚老爺書又用許大讀封此豈奸細可携之物哉職等徹底窮究其前言書票究無確供止云原欲騙詐等語此外更無他喙至其兄張福其黨王虎等訊究下落總日不知無非初設騙局之時虛張羽翼使姚生憚而疑疑而不敢擅動之意原其初心不過謂姚生少年畏動喜靜休之以害未有不揮金求釋者詎料執之送官以處女而為脫免哉既被執送到官自不得不為下水拖人之計此其自供之鑿鑿者也誣叛新例焉能為此囚貨乎張才合照原擬伏候憲奪

叛案四 誣叛

拿解餘叛事

署上杭道 福建右藩 周櫟園 諱亮工 祥符人

梁以政梁以達一向在温州賣蕘其家中田地被地方范近達占種迨以政兄弟歸家又與近達之男囚會銀角口近達遂以四營遺叛報矣詢其實跡則曰有金鑲玉圖書為証及取圖書觀之則頑石刻梁以政印四字耳人所共有者即使以政兄弟從賊營遁歸改過遷善尚不失為良民况毫無形跡耶范近達始薄責以警之以政以達已經本司清監審明釋放并移賀鎮矣仰縣立案繳

假官播惡事

真定 太守 蔡蓮西 諱祖庚 江寧人

看得杜瑜形類山獠心懷狙詐借鄉民賽社之事為

公庭問訟之媒王符時當會首分酒割肉是其所司
乃以乾餼之愆致來鼠雀之訟據瑜指稱符冒假官
擅用刑杖大肆誅批及訊偽官之服飾維何則云頭
戴烏紗為賽會諸人之首倡也訊偽官之刑杖維何
則荆條教杖為神前清道之具也再查硃筆標判者
為何字則紅土所畫之神牌凡屬賽會者皆有之不
自今日始也若是則梨園子弟盡屬偽官傀儡行頭
悉皆叛具且有冕旒其首而黻其身者則所犯之
罪又不止于頭戴烏紗等項而已也人非喪心病狂
何至誣誕若此刁風濫觴令人痛恨決應反坐姑念
愚蚩痛懲之外一杖示儆。

姦情一 淫蒸

大逆姦盜事

上元李維嶽諱如鼎
邑宰

看得蘇某秦人也僑寓蕪湖有年矣先買蔡福生為
僕後娶王某之女王氏為妾僕少而俊妾艾而淫為
之主與夫者則已蕭七白髮而成翁矣男曠于外女
怨于內即使鑰門鍵戶朝夕防閑猶恐不免于踰墻
難逃乎鑽穴奈何竟有豁達大度之蘇某自歸三秦
久而不返置怨女曠夫于不問鵲之奔七鵲之疆七
不問而知其有聚麀之樂矣迨醜聲漸著而為蘇某
所覓始芒匕然歸謀諸同鄉李某正欲促裝歸秦為
避慚計而福生早已知之乘夜入房破其箱籠席捲



贊囊以遁王氏自知事敗且之所懼詐病絕食口呼待死爲蘇某者方恨竊逃之喪本又慮人命之破家但求免禍無不聽其所之矣又有氏父王某陽肆咆哮而陰爲指畫令捨其女于拂塵巷爲尼蘇某人兩兩失不得已而徙居金陵自謂逃者亡命居者出家姦淫之局從此結矣孰意情絲難斷其爲比翼鴛鴦反自敗壞之日始也福生偵探蘇某既去卽返蕪湖至于王某之家王氏自入庵之前已懷私孕未幾亦還俗分娩向爲主僕今則夫妻在人倫則爲千古之奇變在姦夫淫婦視之則居然百歲之良緣也蘇某聞之恨深切骨此大逆姦盜之控爲情所不能已也

蒙批到職奉憲閱提乃稽延兩月而犯証始至其所解者止有王氏父女及家屬某尼僧某等訊巨逆福生則云在逃未獲夫豺狼旣失安用狐狸審得其情惟有咄咄書空詭爲恨事而已據福生之妻小王氏小僕黑子等供福生與王氏姦淫醜態不分晝夜不避耳目雖夫婦琴瑟之歡不逮是也及審王氏之孕受自何人據蘇某供因妾不端久不同寢則爲福生之姦孕無疑王氏福生合依奴及僱工人姦家主妾女律不枉王某知姦不發始而容之繼而窩之終則縱之使逸實罪魁也法應重杖蔡福生行縣嚴緝拿解正法勿使漏網王氏因福生未到姑緩其刑暫監

後漢書二集卷十八

淫叛茂倫事

湖廣張淡明 諱所志 巡按

據詳鄭維四之姦在自立門戶之後遂引和姦律擬杖若是則九贖身之奴皆可酣眠于主母之榻矣抹殺綱常成何讞法何該府嚴審確擬報

姦情二強姦

憲斬事

金華李鄴園 諱之芳 司李

審得吳某吳一德之親堂侄也德既薨然有叔父之稱則與其妻某氏尊卑之分較然矣奈何以乞若為由詞多褻嫚即善戲謔兮亦未應孟浪至此况有襁衣為據乎而其父吳某乃假強佔祀田之說為若完

解此誠不知其子之惡者家有敗行之子皆舐犢太甚之故以成之也是父是子安得免於並杖

急寬事

審得施祥為施某堂弟不別嫂叔之嫌與其妻李氏詬諍于室後雖冒鴟求伏而某曰奈何以妻易鵝哉不聽遂以強姦控祥懼無以抵飾亦以隱慳控而經承倪有道等遂乘機而勒其銀四十兩奮而激鳴良有以哉但問誰為樊圃之瞿而誰速鼠牙之獄實祥為之厲階杖固難逃倪某據詳解糧赴省相應另提追究

衙蠹朋詐事

霸易張壺陽 諱高平人 巡憲

晉台新書二集卷十八

十三

看得魏自友性淫而惡貌醜而奸乘張氏僮翁于南
畝伺其獨返遂為桑間之挑乃牽衣逼體不得張氏
之歡而反逢其怒卽抱頭鼠竄猶恐不免于問罪之
師奈何揪髮碎衣反欲問罪于不淫之婦也及張氏
歸愬于兄以及若翁若夫且徧及鄰里約保是自友
之無良已為十日十手所共証矣又借六出之奇謀
以蓋一朝之穢蹟誑縣誑廳以及本道不一其詞稽
其所告之銀錢曰五兩曰十五兩曰五十兩曰五百
七十兩又復不一其數原狀告于四月初五日索詐
而口供則稱四月初八日又稱兩次索詐一在順治
十三年豈有被詐于十年之前而興詞于十年之後

者乎觀其矛盾不一有類喪心病狂豈因調婦不遂
而鬱成是疾迄今尙未瘳乎及訊之王大經等又皆
自友所告之干証也皆云自友與張機等並無銀錢
過付則串詐之事絕無影響而調戲之情確有証據
不俟再訊而決者也計圖掩惡登逞虛詞梗法藐官
莫此為甚當依誣告加三等律杖徒納贖庶足蔽辜
餘屬無辜盡應免議

大傷風化事

淫陽王書年
邑宰 鎮江人

審得性類雄狐而行同黠鼠未有如王某其人者也
弟婦楊氏既為斷絃琴瑟應聽別抱琵琶乃故索多
金阻其再醮豈僅為奇貨可居乎亦圖為鹿麀之可



聚耳孤男寡婦密邇同居。故犯瓜李之嫌。而莫之避。然尙有其心。而末之舉也。迨五月十三日。賽社而歸。如火之急。裹爲飲。狂築而益熾。饜酒肉而後返者。無妻妾之可驕。而驕其弟婦矣。闖入臥室。將以肆所欲。爲幸楊氏有投梭之拒。未嘗受玷于青蠅。刀斫其足。而鳴之官。雖古烈婦。不是過也。乃某不知白艾。而反加氏以惡聲。謂與其甥秦某稔。姦因惡此。逐而駕。詞以控。夫果如是。則此婦實玷家風。胡不嫁之于早。而故留此不端之婦。以自辱門楣。何也。况秦某與氏居隔十里。訊其往來。又不甚密。指爲稔姦。絕無証據。不若王某之刀痕。現在不俟吹毛索瘢。而始見也。本應

按律重擬姑念尙未成姦。痛責杖做。然終以未盡厥辜爲恨。

獸衿敗人名節事

蒲州 侯容菴 諱康氏 刺史 海門人

看得卜某佻儻子衿也。恃其貌堪擲。果喜于戶外。尋花窺吳氏之獨居。乘戴某之他出。借名訪戴。實爲吞吳。未經謀面。而稱兄且忽。登堂而拜嫂。寒暄並無一字親愛。遂及于般。方見色而魂飛。詎聞聲而胆落在內。坐者尙無寸晷。而外來者則謂逾時。若非隣里共見。共聞証其入門。未幾則戴某幾成不解之惑。而吳氏將蒙不自之冤矣。見色卽慕淫士之常。無因至前。惟爾所獨。固卜某之不良。亦其父其兄某某之失教。



地隣共証既確父子兄弟並杖何辭至行學戒飭又某分內應得之事矣

指姦抄傾事

衡州王望如江寧人

審得曾惟梅強姦曾某之妻賀氏蓋以堂小叔而姦堂長嫂也賀氏不肯從姦當鳴族長奪有毡帽為據梅卸敗倫有罪聳其父賢成誑憲圖抵塞也詞曰指姦抄傾以為姦無據也又稱嫂長叔幼謂無以幼習長之理也不知人情止別貞淫不分長幼苟失孩提之性卽乳獸亦能聚塵况于頭可着帽又非童心未斷之年乎不遇狂風何由落帽帽不足據豈頭亦不足據乎坐以強姦之律夫復何辭但念乳臭無知始

從未減賢成縱子亂倫相應並杖

誅強姦事

寧國唐寓菴諱賡堯

審得潘某隻身亡賴包克里役某月日催糧至陶氏家乘陶氏之子他出睡至夜半潛入陶氏臥室而圖歡焉陶氏素畏多露之行忽逢強暴之客其張皇之狀有不啻口出者矣以媳喊姑以始喊隣不瞬息而觀者如堵據隣佑侯某團長姚某公首鑿鑿潘某百喙奚辭乎枷責示儆猶為寬政

造謠挾姦事

太平劉松舟諱沛引

審得侯三游惰輕儇之徒也因某氏有夫外出獨處無依就食于女夫之家忽傳謠歌污以中篝致氏不



安其身而歸越日昧且候三突入其門求爲桑濮之
舉氏卽喊鳴居隣三隨竄去夫氏既有聞而歸三復
無因而至安知突如其來者非卽從前造謗之人欲
以口實自媒乎宜乎有造謠挾姦之控也職訊其街
隣止見候三抱頭鼠竄而曖昧之事無聞氏亦何必
強以枯楊生華自彰其老婦士夫之穢跡也至于持
帖索詐指証無人詭惑姦私亦無實跡但候三不避
納履之嫌故蹈踰牆之轍一杖奚辭

姦情三 和姦

斬蠹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司李

審得鄭守初於順治七年間有義烏陳某携妻吳氏

僦居於浦吳氏恣態颺颺守初忽動高唐之慕日挑
眉語蚤結心歡未幾而私奔相從竟作逐隊鴛鴦而
雙栖比翼矣以致陳某告縣守初懼罪而逃着其父
鄭良名下追尋又復告緝在案厥後吳氏去而復來
已暗歸前夫陳某矣孰意守初藕絲難斷鴛鴦時尋
歷數年而偶過其門尙與桃花人面之想其以周承
錫告者蓋承錫縣之保家當日陳某控縣時適主其
室因波及之乃進詞之後又復潛匿其踪款犯屢提
而該縣空回不解無從審結以致遲之既久今始對
簿一鞠燎然總之此犯初爲淇狐繼爲爰兔再與指
鹿之訟適張如蠍之奸跡其行事與禽獸又何異焉

惜乎犯在 赦前得邀祝網痛責免擬伏候憲裁

姦抄滅倫事

李鄴園

審得周某之妻趙氏不烈甚矣以妖婦而適孱夫是宜實繁有詞哉周信身為堂侄不別瓜李之嫌致來姦抄之控杖固允宜彼証之者何人則邵二十與周某之妻又常通帷箔之好者也彼周某之不智不足道也言之醜也重責免擬

激憲肅化事

李鄴園

審得包滋烈有妹適于金門而杜國初亦有妹適于金門兩人以情閨至戚往來宜也但杜氏孀居八其家者豈得越于非禮奈何兩人一轍同耽情于侍兒之幽好此姦婢淹兒之呈所自來也庭訊之下洪烈不敢自諱其姦婢而國初亦不能自辨其淹兒蝶聞蜂喧同此風流罪過並杖何辭

盜壺構戮事

李鄴園

審得倪甲倪乙既屬同堂兄弟則王氏固其嫂也禮之大閑嫂叔不通問况乘兄外出潛入嫂房雖行姦未成已無復倫理矣前番憲訊之下業已暴其情狀今再質于証某某所供無異前招即某善于自辯而其復能為其子致辯固不能使盜情之贗者為真而姦情之真者為贗也視此雄狐何惜投之有界但論其服制在總麻之屬按以城且允足蔽辜

滅倫殺舅事

錢塘梁治涓諱允楮邑宰

審得葉燿先性比綏狐行同艾豎自幼失怙依棲于舅氏蔣某之家其衣之食之與鶻青無異燿先不思勤謹効力以圖報稱乃交習匪類甘居下流某徵色發聲曲盡渭陽之誼而燿先自若也更可恨者某止一子一媳相倚為命而燿先淫佚蕩心誘姦其媳某氏以致穢聲播揚某有面目能不知作媳既甘作姦晉之抱子難復望琴瑟之和報德者固如是耶某憑陳吳二妣出之他姓豈忍子媳分鏡以易此銖兩哉誠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耳滅倫殺舅之控其能已乎今拘燿先到案反覆研訊彼雖支離巧飾其誣聽之

嚴行責治稍雪舅氏之憤惜淫化已出不得按法以盡厥辜燿先即行驅逐無使敗倫傷化者復居吾土免供存案

真盜被獲事

蕭山賈蒼喬諱國楨邑宰

審得王某之控方君仁也其名為盜其實則姦詰其諱姦之由則以名節雖失廉耻尚存不欲使鄉間其聞其醜耳庭訊之下具以實告木縣聞此未嘗不義而憫之義則義其復讐憫則憫其喪行然所耻於辱人賤行者為其藏垢匿汚耳既暴其事於公庭志已大白何辱之有方仁潛八臥榻于夜被擒自供其姦而不居竊盜之名者謂盜有嚴刑而姦無重律耳然

賈公劾
年盈仕
而斷獄
有如老
吏此善
公膠侯

究生庭
訓之所
強也

和姦之擬雖止一杖而懲姦之痛否則在司風化者
之輕重其刑耳撻之垂斃而僅留餘生誰曰不可

姦橫延燒事

松江傳石滴南安人
別駕

審得謝某即謝君台之侄初時同爨其侄與侄婦某
氏向無睚眦迨沈明誘之他徙則異戚情濃而周親
陌路矣某窮而有妻明復鰥而與之共處兩雄雞一
牝能保其瓜李別嫌而節義共矢亦難矣哉乃台素
憤于中尋侄及婦復歸故土與寡婦嚴氏共居斯亦
情理之至當不意視融為崇房舍忽災此曲突徙薪
之不蚤所謂偶然之事而必謂姦夫淫婦有意為之
故欲焚毀其巢以為散而復聚之計則惑矣夫姦情

乃容或有之事而放火則莫須有之情君台以莫須
有之情而暴其容或有之事是張之適以益之矣然

謝某沈明實難辭咎均以赤貧免擬

奏討姦變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司李

妙詰殊
堪絕倒

許世欽首賀代旺之和姦其姊也初謂既取僧帽胡
不竟繫僧頭既脫僧襪胡不並縛僧足推詳及此似
乎姦情未可遽信迨細鞠世欽及鄉約人等則謂世
欽於某夜偶往叔家叔老病臥床僧排闥入室正當
脫履脫帶之時與世欽忽然相遇彼此交博而僧力
較強故被逸去其帽襪絲帶等物乃先期解脫在地
非世欽捉姦時親自批剝於頂踵之間者也據代旺

許氏如篋狡口幾亂聽聞然以帽置僧頭禮加僧足大小尺寸毫不相殊其為淫僧故物無疑矣雖未行姦而勢已成未有脫冠露足而猶云漠不相關者也查律和姦杖八十僧道加二等應杖一百又查例僧道犯姦各于本寺觀門首枷號一月情重法輕雖有扶倫端化之心不能加罪於二者之外應依律例發落賀國位不願許氏為妻官賣可也

族獸豪淫事

紹興紀光甫諱耀太守清苑人

審得已故沈象韜先年與土娼屠氏因姦成偶未幾象韜物故屠氏名為孀守而往來相暱者實不乏人去年冬懷孕將乳其伯沈熊韻暨同族諸人始執送

似諸疑
可判姦
妙語

到府親供腹內之姪為沈東生誘姦所致以東生常往來其家也查律稱姦婦有孕坐本婦恐捨所愛而供所憎故也又稱非姦所捕獲者勿論東生雖為姦婦所供似難竟置以法况屠氏閱人頗多馬牛羸呂知為誰氏之後乎和姦之律屠氏當自受之仍勒令別嫁母再貽中葺之羞東生不避瓜李往來孀婦之門重杖不枉

歲考事

平陽司李毛錦來諱達新昌人

看得張某老淫也年已踰於知非心不存乎寡過好淫非奸色不暇擇人而施見已不見人輒欲未同而語偶乘麴孽之與闖入皮匠之家托修履以為詞執

老嫗而求合不思已亦有婦遂忘彼豈無夫惡姻緣
未到牀前親丈夫已來門外當時隨被捉獲今日猶
有賊存入圃盜瓜豈止嫌同納履無風落帽誰云費
起摘纓雖日醉不知羞實是老而無耻奪其故物無
致汚我士林杖其老饕庶幾祛此孽障

歲考事

毛錦來

看得任某敗檢踰閑無所不至出身隸卒之家濫廁
宮牆之末州官堂高三尺自謂頂戴護身便可披闥
而上隣舍之牆數仞但逢酒色迷性不待鑽穴以窺
白晝而赤身露體人而類於禽矣黑夜而踰垣過屋
竊且近于盜乎廉耻喪盡名教不容速宜申黜

厥辜

姦殺幾斃事

臨泚顏翔霞 諱鳳姿 福建人 司李

看得錢某少年青衿也別嫌明微之義知而弗守乃
出入於張某之家肆其佻即使索負果真亦無擅
入房帷之理况筆蹟中人茫無可據又安可執此風
影之談為風流解嘲也據張某供稱某日曾經捉獲
但彼時既未鳴官復不經眾姦情之案難據一面之
詞而定也即使果真亦是和罪非強罪不至死合行學
戒飭以為不知守禮者戒鄉氏仍令張某領回完聚
歲加叻關如錢某再入其門即無實據亦以姦論可
也

憲斬淫衿事

衢州袁若遺薛國梓太守

審得王某名列士林行甘敗類上年以寇氛孔熾徙居放雙橋徐育二家二妻周氏野花帶艷密訂桑中久之而王某之妻入室見如中葺外揚育二鬚眉氣盛遂致結髮情失毅然出妻改適於鄉民周乾五王某以一念恣淫拆他人百年伉儷揆之于心當有悔過不遑而遷善恨晚者矣奈何藕絲難斷害一家而不足又極之于其所往耶今據乾五所供周氏于歸之次日王某卽至其家謂周氏幼齡曾經寄養徑乾五呼作外父五以傭匠細民而得一衣冠姻戚爲之色喜不覺陰隨窳中雞黍爲歡留連竟日至某月日

傭工外出王某瞞亡復來周氏親餽嘉旨宿宿信信問井之人皆以五爲葛蘿倖附而孰知其墻茨貽羞也某日之暮五歸自外而兩人同夢方甘無俟窺戶證姦而爲春宮樂事者已親繪其圖以獻矣五目擊心傷奮然怒作乘某未醒而嚙脫其耳喊震鄉鄰隨以憲斬淫衿具控方提訊問而居民周某等宗族王某等紛紛赴訂悉以淫蕩爲詞由是觀之則王某平日非桑濮之路不行非鄭衛之詩不讀女子之爲周氏男子之爲乾五育二者殆不一其人概可知矣褫革杖懲其何能貸仍痛責周氏以創竒淫或去或留當聽乾五白決

登江著書二卷
姦情四 姦拐

佔妻殺命事

平陽太守吳亮公諱用光

看得豐士二處家極嚴。每撻使婢。必至瀕死。而後已。婢女春花乘其出外。經商商之孫阿壽私奔他鄉。遂為夫婦。及士二歸家。尋訪已確。控縣拘之。阿壽自知不免。乃圖先發制人。反捏佔妻殺命之詞。控于本府。據稱憑媒朱子益用價十八兩娶。偕伉儷。今訊之子益子益堅詞不認。至于婚書一紙。又不知出于誰氏之手。則其姦拐情真。禮娶無據也。明矣。本應法究。但念阿壽之拐春花之逃。有迫于萬不得已之勢。益救死逃生之念。與貪淫好色之心。交戰于中。故為是舉。

與尋常姦拐者有間。量懲以杖。似足蔽辜。若以貞姑斷歸。故主必有性命之虞。合令官媒領嫁。聘給士二庶為仁義兩全。

姦拐慘冤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司李江寧人

審得舟子李從志。汎船歸家。其妻與子悉為他人。拐去物色無踪。疑左氏兄弟。或有見聞。遂與姦拐慘冤之控。此較捕風捉影。猶幻一籌。因無可控之人。而控之者也。業經前任文推官嚴刑訊鞠。總不得其踪影。復奉憲臺駁批。到職有着隣族協捕之諭。夫人無故而敢于妻人之妻子。人之子。豈無三窟深謀。以遁其狡跡者乎。勢必鴻冥高蹈。八山惟恐不深。八水惟恐



不曲矣。若向隣族推求，勿論無辜者，不知下落，即或有知情縱逸者，亦慮風波及身，不惟不使之出，且將密令遠徙，永無就獲之日矣。語不云乎：急則投諸水火，緩則仍歸故處，合無仍照原擬，伏懇憲臺姑為批允。俟職懸示國門，許報信緝獲者，給以重賞，竊擬數日之間，即有圖金而告其處者，蓋罰驅于後，不若賞勸于前，圖賞者多，則慮罰者亦將出而先首矣。附呈管見，伏候憲裁。

姦情五 因姦致殺

強姦殺命事

審得朱會五之致死余氏也。始疑余氏與工人有私

紹興紀光甫 諱 溫苑 人

曲為怨
綱用心
長瘁

遂爾乘間入室，其為姦情無疑矣。既又因失于賄禮，余氏矢天詛，兇復相爭，閔遂至投繯。其為威逼致死，又無疑矣。合而言之，則為因姦致死。夫因姦致死，非身首異處之獄乎？然查圖姦事在初四，而余氏死于廿五，相去二十餘日，且有失于賄禮之說。使當日會五果如其言，則姦情一事，渙然冰釋，余氏不復投繯矣。故氏之死，其始死于爭，壤新誓，不死于行姦，夙憤也不然。何二十餘日之久，青蠅蒙玷，不為自裁之計乎？然該縣僅以威逼滿杖，則又不無遺憾。查律有強姦未成者，照例准徒四年，以定斯案，庶足蔽辜。律所謂兩罪俱發，從重論斷者是也。而余氏之死，又難置

之不問似宜仍照威逼斷結葬埋律所謂仍盡本法者是也擬城且以懲淫惡斷埋葬以慰幽魂而寬其大辟則以體憲臺好生之德一舉而備三善或可以定此讞乎

號抵兄命事

植州太守王鼎臣謹柬

審得戴其章與叔戴振宇皆鹵莽無知之人也振宇又有侄戴瑞甫因外出克夫將妻馮氏遷至振宇之家托其看管而馮氏向與金伯明私通有年伯明受僱于吳贊宇日則幫工夜則宿表弟吳應龍家于上年某月某日之夜潛進馮氏室中復修善好其如犬吠不休人皆驚起振宇指為穿窬遂喊聚宗戚里隣

戴其章等擒而毆之伯明終獲走脫旋入河流急渡遇吳應龍負之以歸延至次早而身故此金鳳金伯華有號抵兄命之控也隨提研鞫始悉前情在伯明當淫縱之後驚恐奔逃又值嚴冬衝寒越水即使不遭箠楚似亦難望生全然姦人之妻而致死亦何足惜至其章振宇瑞甫二人既係同居之兄弟叔侄原許捉姦况過此貧夜入人家之徒按登時殺死之律皆所勿論惟是伯明既已成擒自當鳴官懲究奈何其章遽聽振宇指揮遂持竹杖奮擊而振宇之侄偕王冲霄與邵文龍亦從旁助毆雖原告以讐口相攻未免過情理難盡信然其章等自認口供則皆鑿鑿

可據戴其章應依律例引夜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擬徒戴振宇驚聞集眾固無足怪然毆時不行攔阻與剛從之王冲霄郁文龍均難辭于一杖馮氏雖原狀無名但事由姦起且宜淫賤婦仍從本律決杖以儆戴瑞甫縱妻犯姦自難遁罪第無耻窮徒傭工食力姑寬之于法外餘訊無干俱應省釋

申報事

錢塘梁治涇錢塘人審得姜龍藩司庫子也有妻夏氏妖冶成性狐媚為容某月某日窺夫上班守宿潛約姦夫朱明岐移雲就雨其為長夜之歡原思朝去夕來以圖天長地久不料鴛枕情深遂爾流連達旦迨姜龍回家連呼不

應毀門而人夏氏始驚回蝶夢躍出鴛幃而張皂急還之情狀不能逃于姜龍之目矣况帳中人影又難自匿于袒裼裸裎之際乎姜龍初舉牀前木頭打入明岐撲出避之龍復持利斧將明岐砍死而并刃其妻丈夫哉夫綱雖失血性猶存亦可謂善補其過者矣今蒙駁查果否于姦所殺死職督令典史一一嚴訊并取隣里口供到職並無互異律查妻妾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者勿論今明岐夏氏之死委于姦所親獲殺死與例相符相應備敘口供申請憲臺裁奪非職所敢擅議也

姦殺登命事

紀光甫

懼法而逃者往如是在其是神足畏也

審得唐氏蜂蠆其心。狐鵠其行。與姦夫俞四同謀致死其夫高如福也。縣詳已悉之矣。今再加研鞫。氏與俞四居址相隣。稔姦自非一日。氏居樓上。翁姑俱處樓下。因西舍有空樓一間。四毀其笆籬以入。惟時端下二鼓如福以腹疾臥床。氏與四以脚帶纏縛其頸。一手扼吭。一手掩唇。慮其喊叫出聲也。彼此加功立時氣絕。氏翁高太於夢中微聞叫聲。從樓下訊之。氏猶以深夜不眠為訝。比如福既死。乃潛越下樓。太復訊之。氏又以病渴索茶為答。於是與四相携宵遁。期為比翼鴛鴦矣。詎料曖昧之事。固掩其形。而惶懼之心。終現于色。雖誠中形外。理有固然。亦死者陰魂暗

附實有以使之也。黎明至長橋始為地方物色。拘送到縣。時四已倉皇奔逸矣。越四日而屍浮橋下。知為畏罪自死。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其然乎。乃氏適以不知情狡辯。夫。廓帶為婦人之物。非俞四携來可知。而咽喉口鼻指甲諸傷。又豈一手一足之力耶。況兩番飾詞以答中宵竊負而逃。非定謀有素。斷不若此。至告稱刺死者。因高太愚不識字。倩人代書。織與刺同音。遂致混書八狀。雖有異同。實無疑竇也。所恨俞四畢命波臣。不獲明正以法。大有遺憾。若唐氏者。雖立礫市朝。猶恨其晚也。

活殺弟命事

卷十八

徽州 吳幼洪 諱 茂 苑 人 司李

審得張烏狗與被殺張利十二均里中惡少也利十二
二鰥而淫曾通烏狗之母復姦其妻烏狗已恨之刺
骨元宵日俗例飲賞祀神因作燈會利十二適主斯
役集里中人各出銀一分五釐治具惡烏狗不出遂
于公所塗抹其名俾不得與祀烏狗愧憤併發因與
十二互毆烏狗遂追逐十二將至其家十二執刀拒
之當是時烏狗尙無死十二之心而十二似有死烏
狗之志矣不意爲烏狗木棍所擊刀因墮地且入烏
狗之手反兵相接十二登時殞命嗟乎一朝之忿遂
亡其身殺人者死誰敢以無知八井爲祝網之恕詞
哉至其死刺情形地保某某等咸目擊而能道卽烏

狗亦俛首無辭矣又驗有後肋左邊刀傷一處圍圓
三寸深三分一處深二分圍圓四寸七分血痕紫紅
色凡此皆殺人左券也張利十二淫人妻母而反持
刀出敵雖死亦自取但殺非姦所以當死之身死之
而得附抵償之列是其倖耳烏狗忽大耻而修小怨
宜乎以命償人也

真命事

吳幼洪

審得周仲希謀殺徐恭和一案已研鞠再三止因跡
近于毆未見希與周子樂周積善等作何商量故爲
斟酌以求生耳茲奉憲批而覆訊之當是時也希以
犯姦善以爭壤樂則恨其首姦厥讐均非不共迺計

幽冥服
辜全在
片言之
折絕妙
文章

註疏明
我竟作
律讀

彼歸期預伏僻徑執鋤持棍斃其命于鰲湖掘坎抬
屍掩其跡于河畔自非三人協謀預定胡若是之鬼
且慘哉迨至天敗其姪破傘出于樂之手于是大索
覓屍則已移撤滌流隨波而下誰實巧圖滅跡則仲
希一人也嗟嗟仲希桑濮之寡誰實破之水濱之畔
誰實置之汎及于此真為仲希求生而不得矣夫律
所稱鬪毆者必其猝然相值偶爾相爭彼此互敵初
無死之心而不覺斃之于意外爾若夫鰲湖預伏
非猝值之形也三人協攻無互敵之勢也展轉推求
總不離于謀者近是

逼死妻命事

台州王且復 謹 書

看得放債之利每兩只該三分償債之家年多不過
一倍古例為然楊成曾貸偽兵王有功本銀七錢登
年還過十一兩夫亦可以焚券矣不料虎嗜難厭仍
逼六兩欠票以七錢之本而索十八兩之債此是何
等利息不惟子大於母指粗于管幾至孫邁于祖髮
重于身矣擴而克之即有郭家金穴豈能厭其所欲
乎然而有功之心尚不止于此也殆有甚焉據成女
口供謂本月某日交出未回有功率領梟僕王三同
驕夫二人先到母舅毛雲家吃飯畢轉到成家索湯
洗浴時已將晚即令鋪牀要睡成家止得住房一間
成妻毛氏因避瓜李之嫌不肯留宿有功硬住不去
資台新書二集 卷十八 三

又討酒吃無以應之。致氏投繯身死。道鞠王三暨各
証供吐皆一一與成女同辭。夫傍晚索債者何意硬
要止宿者何心。爲乘氏夫之不在耳。卽使牀頭有酒
以待不時之需。猶恐醉翁之意。不在此。况于色心
不遂。酒興徒濃。兩無以應。有不咆哮而索命者乎。嗟
嗟。毛氏苟非萬不得已。何忍棄枕上之髮。夫割懷中
之愛子。捨生門而就死路。卽姦雖未成。死實由此。他
人之爲惡者。或因債逼命。或因姦致死。一之爲甚。有
功再焉。可謂具兼人之才者矣。天理嗚呼。王法森森。
職何敢妄爲出人。

橫殺人命事

毛錦來

看得胡養粟之殺死胡興宅。所謂淫始而兇終者也。
興宅之與養粟。養年兄弟。查伊小玳。服任分未跡也。
夫何滅倫無耻。舉家磨聚于一娼之身。人道絕矣。保
無禍終。有是理乎。未幾而果以厚薄起釁。嫉妬成讐。
興宅竟斃於養粟之手。天道惡淫。興宅之死。尙不足
惜。而養粟之罪。又何所容矜疑哉。獄經屢讞。傷真証
確無事。再議獨是絞斬之間。似未允協。致煩部駁。職
細閱全招覆提詳。勘於中情。重律輕誠。有卽部駁之
所云者。據供當日。養粟之欲殺興宅也。遂其二兄與
俱。且誑之曰。往李文升家取債。夫旣曰取債。則安有
黑夜挾械之理。養年雖愚。未必信此。且查養年在先

亦曾與吳遂見有苟遂兒獨鍾情於與宅養年豈獨能相安于心醋忌之事在所不免及聞養粟一呼遂爾百諾故當夜之往謂養年全不知情無是理也但查吳遂兒之與與宅往來二載有餘與胡養粟往來方近一載而養年之于遂兒不過像一至焉故遂兒之所鍾情者唯與宅爲獨厚因遂兒而怨與宅者唯養粟爲最深若養年之於與宅亦不癢不痛之人也政是夜之往在養年度之亦不過謂毆辱詈罵爲爭花鬧蓋之故事已耳寧遂逆料其殺之乎觀養粟暗藏短刀于身不使年知則年無必殺與宅之心較然可觀已及細鞫老鴟王二兒于証李永強成云眼見

養粟先入與宅臥內移時而養年繼往則是殺與宅者爲養粟一人無疑矣再鞫頭門棍傷據年供稱養粟刀刺之後奪棍復擊其尊棍與否難信狡辯然當養粟把火揮刀排闥直入之時與宅微喘蚤已盡於養粟刀下矣何待養年一捧而後畢命乎論傷必分致死下手須究先後誠如院駁所云與宅死于養粟之利刃似非死于養年之棍下真可謂情形目睹此如山不易之鉄判也養年不知有殺宅之意率然助毆應從初招擬流非縱至于養粟之殺與宅本爲姦姦而往非爲劫財而至殺人之後隨帶被褥者蓋不過欲借盜賊之名以混殺人之跡所謂掩耳偷鈴小

人之計狡而實愚者也。殺人爲本，得財爲附。止當坐以殺人之律，不當坐以得財之律。誠如部駁所云：服制未經說明，據擬斬絞，似未允協者也。今查贖宅係養粟小功，服任服制未絕，查尊長殺卑幼至死者，合依故殺律，絞其脫逃之胡養族嚴緝另結可也。

毆死人命事

毛錦來

看得翟文英克殘無賴，以鰥居之淫漢，比鮮耻之頑童，醉宿酒店，噴龍陽高王，不爲溫存，故責以鋪牀。登被又逢浪子張連升，亦來逐臭，遂相與爭花鬧蓋。睡起克狀大肆老拳，五娃之琵琶未過，別船連升之雞肋立斃。當下三檢傷真，証確，被抵亦復奚辭。張利

壽既爲文英寓主，又係連升族叔，情難袖手，誼合櫻冠先打其侄，以銷他人之忿，所謂助罵乃以止罵情，亦有之。及斃其命，以陷自己之身，所謂讓尤反以招尤，計何拙也。細審屍父張所真親供，死男連升素與付壽無讐，跡類助毆，意實解紛。照依縣擬，誠不爲縱高五娃以牛鬼蛇神之惡狀，牴牾淫雉孽之奇妖，致斃兩命，杖有剩辜，餘免擬。

人命事

毛錦來

看得吳國英之調姦隣婦，王國忠之毆死罪妻，其間情節固甚彰明較著也。萬泉縣初審，執末在姦所捉獲一語，遂謂毆妻是實，而指姦無據，以此定國忠抵



填之案噫誤矣夫指姦者或夫與他人有讐而指姦以誣人或夫與其妻不睦而指姦以誣妻是必無姦而後謂之指姦今國忠與國英以比屋之隣兼瓜葛之親式好無尤者也且忠以赤貧窮漢娶董氏有年生子七歲亦式好無尤者也苟非有傷心刺骨之隱而謂其一且殺恩愛之妻誣無怨之戚天地之間斷無此人情也查萬泉縣招看有云國忠于舊臘見妻董氏向牆孔張望國英等詰嗟乎丈夫親遇其錯隙目擊其相窺而猶謂不當以姦疑之也天下有如是豁達之丈夫乎故職曾駁曰倘非事涉有因決不至傷心如是即復姦雖未成是亦疑或難解然此尚

此快心不覺浮于大白

數行楮墨子戲綱常莊哉使君不媿邦之司直

誣字亦須辨

屬揣摩之詞也今據稷山縣審國忠且親見二人在室相戲矣既親見其相戲而猶得謂之指姦乎以一赤貧窮漢與豪同處竟至不能自有其妻怨之不敢止之不能不得已束其妻而撻之無論其無殺妻之心即使其有殺妻之心也是殺淫也非殺妻也殺淫者何罪况曰無心實難重坐過失似足蔽辜但係已妻無容斷給姑念有子合着妻父眼同備棺醮埋可也若曰王國忠殺妻之罪輕而誣人殺妻之罪重是又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何也使國英與董氏無姦而忠故殺其妻以誣之是正宜坐殺妻之條正誣姦之罪今國英董氏之姦實矣假使忠能捉獲于姦所

無其事
而謗之
日誣既
有其事
即不得
謂之誣
矣不誣
奚坐

即手刃國英尤且不坐况誣之乎故曰誣不姦其妻
者則坐誣姦其妻者則不當坐矣至其妻父董復亨
不護不潔之女而反憐誅淫之僭始終直道此亦小
民中之有氣節者也更何議之有焉吳國英淫人之
妻釀禍至死情實可恨因係和姦得免重律

劫殺大冤事

江寧陳大亨講開虞太守

看得楊文明之被殺實以姦也然不得以姦律擬之
者殺非姦所也季猴子之殺文明實以報姦妻之讐
非為盜也然擬以盜律者以既殺而劫其驢匹衣物
也蒙憲改擬謀殺因而得財批云既曰讐殺既曰無
賊擬以盜律誠為未妥三人之甘心于文明者原不

在于劫財憲鑒真毫髮畢照矣奉撫憲駁檄季猴子
脫去十餘年曾否仍然為盜職府遵憲再三研鞫據
供迺後賣餅營生蓋因讐報耻雪志願已畢所謂原
不在干劫財者于此益信矣但所劫驢匹衣物終無
一物可據畢竟賊未起獲一語真山案也反覆此案
憲定謀殺誠至當矣而謀殺律造意者斬因而得財
則與強盜同辟職府細繹律文凡謀殺人者但問造
意與否果係造意即不免于斬而條例內又曰果有
詭計陰謀方以造意論故職前審以讐殺與陰謀似
有異爾今林宋二犯業服真誅此三人者孰造陰謀
孰盡詭計今既無從質之矣第就當日逞兇之實跡

而推其謀殺之隱情則林宋二犯既殺人矣而猶割其首而猶裂其屍其逞克也至慘則其造謀也必其毒卽以是定造意之誅二犯亦應俯首泉下至楊文明淫虐貫盈爲一方不共戴之寇而猴子尤受人世不忍言之辱適逢衆怒交作率爾挺鎗以從不過痛憤求雪似與割首裂屍之林宋二犯宜有間矣况又無現獲之贓乎此憲檄之所以致疑于此猱矜其立鷹顯戮也應否稍從未滅改擬加功是在憲臺解網之仁非職府所敢輕議也。

强姦致命事

署巡漳道 周 檠 園 諱亮工 福建右藩 刑 將 火 律云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和姦律斲然不云止殺

死姦婦者姦夫以和姦斲也和姦雖無疑姦婦已死姦夫未必不欣然願相從地下也是否止于一杖仰理刑廳再確招報。

勒死人命事

汝寧 司理 翟 棘 櫛 諱 趙州人

看得葛氏暑年淫毒心厭其夫梁五狗張受兒往來接送荒庄苟合益有日矣康熙二年某月日葛氏以繩勒五狗五狗覺而未覺復于某夜卽用五狗束腰線串纏繞項頸一頭繫于床足一頭手執加以腳踏肩面斃五狗于俄頃縣審初供受兒共勒繼供梁二狗共勒受兒復扳及王二舟在院把風歷審數招狡詐百端供吐各異雖二舟二狗未罹重典而受兒業

已招成同擬大辟矣。但兩人同謀，則彼此加力，以四手勒一頸，斃之有餘。何用將繩頭繫于床足，且以脚踏其肩面為哉？就當日情形而揣摩之，斷屬一人下手者。復審葛氏，猶然支離無定。再四窮究，始吐真情。葛氏自勒是實，受兒姦則有之，未與同謀也。前審係畏刑妄供，及再訊受兒供稱，與葛氏途次戲謔，氏露厭夫之意，受兒戲問戲答，不料一稊年弱婦，其胆之大手之毒，遂至此也。葛氏按律擬磔，受兒應從末減。梁二狗姦情無據，似應請釋。

姦情六

地方事

江寧陳大亨

看得龍氏一案，職府細釋憲駁，真靡幽不燭矣。遵卽密提各犯，逐一研勘，據王氏供因兒媳爭鬪，身往勸之，被媳龍氏狠咬一口，夫氏果意在毆姑，則當從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之條。今龍氏意在毆夫，因揪扭紛然而誤傷其姑，仍當從妻妾毆夫至篤疾之律。蓋其咬姑者過也，非故也，故不便以過誤重科。爾至兄妹通姦一節，事則人倫之異變，罪則大辟之重刑，承訊者不敢以曖昧之情無據之說而輕加人，以駢首之條也。案查王氏告縣初詞，絕無冤帖姦情一字，且王氏進喜等歷供，又無証姦一語，及龍見藉命圖騙之詞，與而王氏十二年前之冤帖始出，能無誣捏。

之疑乎今遵憲細訊王氏則曰姦之一字原非出于
己口訊婢進喜則曰姦情之事並未親見原其所以
曉曉若此者止爲有十二年前之寃帖爾查對國
芳寃帖字跡與平日寫帳筆跡不符且細觀國芳臨
死題壁數行但云又仗惡兄龍宋龍見之幾終日打
罵我身與十二年前壯男少女兄妹私姦之帖其語
意又復天壤懸絕題壁是真則前帖是偽斷斷無疑
矣查犯姦律內其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夫獲
非姦所尚不可以姦論况以十二年前之故紙絕無
一人証佐而欲坐人以姦且坐以姊妹之姦斷姦之
罪有是理乎即使此帖果真亦律所謂指姦是也應

從勿論矧此帖尤屬張弧載鬼幻不可據者即以疑
似殺人職府不敢爲也相應仍照前申伏候憲裁定
奪

窩賭有據等事

陳大亨

看得顧之甲與顧之乙蓋同室而冠簪者也甲之控
乙爲窩賭言之則似鑿鑿然潘某等係比閭之人爲
之交口稱証則窩賭二字誠譬口矣乙之控甲謂甲
夜入其家似涉曖昧設果有之卽斃甲於登時有勿
論之律在奈何不究于入室之時而言於訟賭之後
難以信矣詩有之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非不欲以此
罪甲正不忍以此証乙爾及訊衆証皆曰塚山爭產

而之甲自供亦云為房起爨。豈鵲巢不應鳩居而遂
一現蜃樓一呈海市乎。噫。幻亦甚矣。甲與乙既經構
訟。難復同居。應令甲將房轉典他氏。急遷別室。以杜
弊端可也。薄責立案。姑不深求。

冒死鳴冤等事

嘉興 文燈巖 江右人

一欸已故葉三。乃故祖某之僕也。三故而其妻及女
猶服役于其家。若謂祖某賦性佻健。下漁婢色。則有
之。至甚其詞曰。毒死若夫。更甚其詞曰。並淫已女。此
嘉謨。詈人之不擇音也。曷足信也。

一欸李素蘭。弱婦耳。或弄筵篋于戲馬。或抱琵琶于
別船。自是若輩常態。今尚當鑪于雲間。未聞祖某當

日有卜妾之舉。既非祖某之妾。則其子以訓庶母之
號。胡為乎來。况彼時以訓僅黃口。而謂之聚廳可乎。
嘉謨既破其巢。又欲顛覆其卵。存心亦何螫耶。

姦拐傷化事

蕭山 賈蒼喬 詞回植 縣令 曲沃人

審得朱世淳之弟朱世溥。經商而故遺妻韓氏。改醮
祝三鳳。主婚者有親姑方氏。交聘者有堂叔朱允奇。
為媒則有龔雲。于自玉諸人。載在婚書。即世淳亦列
有花押。是婚娶原無弗明也。乃世淳借題起釁。則在
夫死未久而凶服頓除。夫琵琶再抱。固屬情理不堪。
但此中薄俗。往往而是。尙有此方蓋棺而彼已合。豈
甚且此未屬纏而彼即牽紅。風化之漓。積習使然。固

難獨責之一韓氏也。况改適于半載之後。又屬尋常事矣。但三鳳許于聘金之外。別酌世淳及韓氏過門。而竟負其約。故有是控。夫弟死而以弟婦居。奇世淳固屬亡賴。然三鳳勿許可也。許而不與。能禁他人之責倫乎。追銀二兩。以踐前盟。仍分別各杖。以懲不義。姦情八 証告

估殺朋害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審得湯仰王魁捕廳書役也。李同知攝篆義烏時。陳某娶妻方及一載。有淫淫詞四句。潛貼道途。者指陳瑞虞與陳某之婦。有墻茨莫婦之穢行。而落陳三口之款。于後。瑞虞見之。疑陳略字爲元品。所謂陳三口

者必若而人。然亦不察其矣。天下豈有揚人之醜而肯自署其名者。予乃儼然登門。辨詰絕無恕詞。及輒矢神自白。猶復追求不已。此紛爭之必至。而縣控所由來也。屢提不出。乃差署捕紀驛丞親提。瑞虞早已遁去。再差蔣明拘獲。於是湯王二役得以乘機勒索。受銀二十四兩。陳其卿兒付最真。母容置喙。至于估田一節。則其既往之事。而非詞內之本情也。再鞠指官情節。瑞虞自稱。屢控不准。借此以聳憲聽。亦非實情。總之姦情乃莫須有之事。卽淫詞謗帖亦出于烏有。先生未得其人。始免深究。獨是湯仰王魁見事風生。詐賊入已。杖而追給。夫復何辭。

斬姦肅化事

蕭山 賈蒼喬 諱國楨 邑宰 曲沃人

審得游棍方亨四乃寡廉鮮耻之徒。藉妻覓食名良。而實則妓也。富厚子弟之入其門者。可誘則誘之。如不可誘。而稍加倂嫖。輒以姦控他處。弗論。即其行于蕭邑者。已不啻一試再試矣。周君立之。逐隊討花固。非善行。然未聞有有意行姦而率多人以往者。况非不可姦之人乎。究其故。止緣鄭氏索紗衫一件。而君立不與。遂至爭鬪。故飾詞強姦。以行故智。鄰右供吐甚明。合行嚴逐。以淨吾土。方君立游手招彙杖之。

玷陷抄屠事

雲間 傅石滴 諱為霖 別駕 南安人

審得任氏孀居有年。撫兒女。事老姑。情可憫也。乃隣

棍徐某等。覷其孀寡。吞佔是圖。偶于水中撈一腐孩。

妄指為任氏孕產。造謗招搖。以遂族鱣。張某借端遣

嫁之。謀夫氏果孀。聞有玷。則腐孩不產于空。桑必有

為之。父者胡。不明指其人。况自受孕。以及臨蓐之期。

積有時。日腹必甚。然而起。藕與同居。又胡不于私孕。

在懷之時。指其破綻。而乃于腐孩去腹之後。發厥隱

私。其以婆婦為贅。腐孩為奇貨。不鞫可知。已羣奸

心險。而計毒真。堪髮指。各懲以杖。未足蔽辜。

姦殺大冤事

杭州 許漢昭 諱天榮 別駕 固始人

審得李蕭氏之夫李淑元。先欠沈阿西些須茶價。乃

阿西舍白晝不索。而忽于暮夜追呼。是蕭氏無桑中



之約而阿酉敲月下之門何為乎無怪蕭氏有姦殺
 之控也訊阿酉與淑元比屋而居偶因取火角口夫
 豈昏夜有取火之禁耶阿酉夜八人家雖非無救而
 不應之罪亦何能辭但事屬微瑣應從准息可也

養正新書二集卷十八終

安政丙辰

